

詩
詩經大全

一

國風

周南
召南
邶

特別
4 12
16
21



葉太史余補古今大方詩經大全卷之一



禮部左侍郎 臺山 葉向高 編纂
翰林 太史 瀛海 張以誠 校正
閩芝城建邑 書林 余氏 全梓

國風一

安成劉氏曰集傳於國風之下係以
者以國風居四詩之首也下文問南
之者國風首也後倣此
國者諸侯所封之域而風者民俗歌謠之詩也
謂之風者以其被上之化以有言而其言又足
以感入如物因風之動以有聲而其聲又足以
動物也是以諸侯采之以貢於天子天子受之

而列於樂官於以考其俗尚之美惡而知其政
治之得失焉朱子曰男女相與詠歌以言其情
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舊說二南
使采詩邑移於國國以聞于天子食之
為正風所以用之閨門鄉黨邦國而化天下也
釋子曰二南之詩為教於社席之上閨門之內
上下貴賤之所同也故用之鄉人邦國而謂之
正十三國為變風則亦領在樂官以時有肄備
觀省而垂監戒耳朱子曰變風多是淫亂之詩
言其情者聖人存此故亦以言男女相與歌詠以
動情勝其弊至此故曰詩可以觀也安成劉
氏曰男女亂倫而此故曰詩可以觀也安成劉
而丑而魏國之風變也荒淫而齊國之風變也安成劉
褊急而魏國之風變也荒淫而齊國之風變也安成劉
亂而武勇陳國之風變也荒淫而齊國之風變也安成劉
可以極思治此十三國而亦各有音節如季札所觀是

已故樂官兼掌其詩使夫學者時習之以
自省而知所戒蓋亦莫非所以為教也

合之凡十五國云

周南一之一 召南說附

周國名南南方諸侯之國也周國本在禹貢雍
州境內岐山之陽格庵趙氏曰岐山蓋今箭
去州境內岐山之陽格庵趙氏曰岐山蓋今箭
也居稷十三世孫古公亶父始居其地成
劉氏曰棄為后稷封於岐山之後不傳子王季歷
至孫文王昌辟闢國寔廣於是徙都于豐而分
岐周故地以為周公旦召實照公奭適之采音
官食地故曰采地也邑且使周公為政於國中

周雖雖雄
相應
淑女子
徒頌相成
是厚意
不空擊而
百別

而召公宣布於諸侯史記索隱曰周地本大王
 周公奭食邑於召故曰召公奭文王若未居豐則岐
 據分爵二邑也○孔氏曰文王在作豐之後且岐
 邦自為都邑明也○孔氏曰文王在作豐之後且岐
 南文王之詩而分賜二公若文王不賜采邑不
 使行化安得賜之詩係於是德化大成於內而南
 之故知此時賜之也○孔氏曰文王在作豐之後且岐
 方諸侯之國江汜徒何汝漢之間莫不從化蓋
 三分天下而有其二焉○鄭氏曰邲梁荆豫徐揚
 紂是為三分有其二也○鄭氏曰邲梁荆豫徐揚
 鎬遂克商而有天下武王崩子成王誦立周公
 相之制作禮樂乃采文王之世風化所及民俗
 之詩被之莞同弦同以為房中之樂而又推之
 以及於鄉黨邦國所以著明先王風俗之盛而

使天下後世之脩身齊家治平國平天下者皆
 得以取法焉蓋其得之國中者雜以南國之詩
 而謂之周南言自天子之國而被於諸侯不但
 國中而已也其得之南國者則直謂之召南言
 自方伯之國被於南方而不敢以繫于天子也
○考索云周南召南樂章之名也文王之化自北
而南及于江漢故作樂者采自比以南士風而
名之曰南用為燕樂鄉樂射樂房中樂所以章
文王之化也○安成劉氏曰其詩得於國中者
多為文王后妃所作故雜以南國漢廣汝墳二
詩而謂之周南也○安成劉氏曰其詩得於國中者
不敢使周公食邑所謂自天子之國而被於諸侯者
事固統於其所尊矣觀下天子之國被於諸侯者
公之說可互見也若召公則宣化於諸侯之故以
侯國之詩繫之而謂之召南正謂其食邑之故以
國主之也謂乎追王之後制之謂其食邑之天子
之國者皆通乎追王之後制之謂其食邑之天子

岐周今在鳳翔府岐山縣即今陝西鳳翔縣豐在今
京兆府鄠縣終南山北即今陝西鄠縣南方之
國即今興元府京西北等路諸州宋興元府
陝西四川所隸保寧府蓬金等州廣元巴及大
安縣均等地也京西路諸州即今湖廣襄陽府
陸均安漢陽常德岳州辰州等府澧沅靖廣
武昌德安漢陽常德岳州辰州等府澧沅靖廣
門夷陵沔陽常德岳州辰州等府澧沅靖廣
等州之也為小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
即瑤池之地為小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
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
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斯
言得之矣宋氏曰詩言文王之德者繫之周公
故也文王之化以成德者繫之召公以召諸侯之國被

九平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故其化自北而南先被于江漢之域也○三山
李氏曰二南皆文王之風召南之詩多為諸侯而
王而作故言王之風雖曰諸侯之風其實文王教
化之所及故言先王即文王之也
與也關關雎雄相應之和聲也雎鳩水鳥一名王
雎狀類鳧鷖音今江淮間有之生有定偶而不相
亂偶常並遊而不相狎故毛傳以為摯而有別列
女傳以為人未嘗見其乘馱居而匹處者蓋其
性然也朱子曰嘗見淮人說淮上有之狀如鳩差
不曾相近而立處須隔文雌雄兩相隨不相失然亦
此說却與列女傳合乘居是四箇同居○列女傳

關雎雌雄相應
有雌有雄
不之言擊
如有所之工

雎鳩和靜也

幽者潛而不
露
閑者
輕聲

曲沃歸曰妾聞男女之別國之大節故以睢鳴起
與夫睢鳴曰左傳刻子五鳴備見乘居而匹處也○
谷巖氏曰祝鳩氏布穀也曹風之鳴鳩是也
此也鳴鳩氏司空布穀也曹風之鳴鳩是也
是也鳴鳩氏司空布穀也曹風之鳴鳩是也
氏也鳴鳩氏司空布穀也曹風之鳴鳩是也
作鳴鳩氏司空布穀也曹風之鳴鳩是也
鵲鳴鳩氏司空布穀也曹風之鳴鳩是也
學音河北方流水之通名洲水中可居之地也窈
窕幽閑之意閑靜也淑善也女者未嫁之稱蓋指
文王之妃太姒也魯陵羅氏曰有莘國之女地理故
十五為處子時而言也君子則指文王也好亦善
也述匹也毛傳之摯字與至通言其情意深至也
宋氏曰情雖相與深至而未嘗狎便見樂而不淫
之意○按成劉氏曰摯至字古通用如商書大命
不摯曲也謂鳥雌雄情意至然而有別也○興
之言至也謂鳥雌雄情意至然而有別也○興

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也周之文王生有
聖德又得聖女太姒氏以為之配宮中之人於其始
至見其有幽閑貞靜之德故作是詩言彼關關然
之睢鳩則相與和鳴於河洲之上矣此窈窕之淑
女則豈非君子之善匹乎言其相與和樂而恭敬
亦若睢鳩之情摯而有別也後凡言興者其文意
皆放音此云宋子曰興起也引物以起吾意如雉
甚遠興他亦全不相類也○借物而起此興者雖
皆遠興他亦全不相類也○借物而起此興者雖
比體者曰然如只與同也○問詩中而興者多近
雖得以下其體却只是與同也○問詩中而興者多近
興是以一箇物事貼一箇物事是興也○東萊氏
曰首章以實事及雌鳴發興後章以荇菜發興至於雉
興是以一箇物事貼一箇物事是興也○東萊氏
曰首章以實事及雌鳴發興後章以荇菜發興至於雉

之而靜若菜之柔順則又取以為比也與與此相
 近之而難辨與之兼比者徒以為比則失其意味矣
 與之比不兼比者誤以漢匡衡策中科元帝朝遷射
 為比則失之穿鑿矣漢匡衡策中科元帝朝遷射
 士給事相建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能致其真
 物三年拜相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能致其真
 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
 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為宗廟主此網
 紀之首白虎通曰三綱君臣父子夫婦也六紀諸
 者理也大綱小綱所諸男師長朋友也綱張也紀
 張理也下整齊人道也王教之端也可謂善說詩
 矣宅鳩之有別焉然後可以風化天下夫婦有別
 則父子親父子化則親則君臣敬則天下大正朝
 廷正則王化成人化溫恭慈惠端莊靜一皆在其中矣文
 之至者也凡溫恭慈惠端莊靜一皆在其中矣文
 主聖人也而誅其德者一言以蔽之不過曰敬而
 已大如聖女也而誅其德者一言以蔽之不過曰敬而
 叔而已蓋能敬則能自強不息純亦不已所以為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興也參差長短不齊之貌荇接余也根生水底莖
 如斂股上青下白葉紫赤圓徑寸餘浮在水面
 曰鬻其白莖以苦酒浸之脆美可案酒鬻即羹
 三山李氏曰荇菜是水有之黃花葉似薄可為蔬
 其柔順芳潔可薦之意或左或右言無方也饒氏

詩經卷之九

側

作未字看

懷

無思思耶之形容

善思之深長乎

乾之徒也故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能體坤道之
 順以承乾化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能體坤道之
 順以承乾化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能體坤道之
 順以承乾化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能體坤道之
 順以承乾化

菜之柔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曰或左或右無流順水之流而取之也或寤或寐
一定之方也言無時也服猶懷也悠長也輾者轉之半轉者輾
之周反者輾之過側者轉之留皆卧不安席之意
慶源輔氏曰四字之訓極為精切亦可見古人下字之不苟也○此章本其未得
而言彼參差之荇菜則當寤寐不忘以求之矣蓋此以此
窈窕之淑女則當寤寐不忘以求之矣蓋此以此
德世不常有求之不得則無以配君子而成其內
治之美故其憂思之深不能自已至於如此也
曰此詩看來是妾媵做所以形容淨寤寐反側之事外人做不到此

采叶此礼反

友叶羽兒反

之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興也采取而擇之也眉山蘇氏曰得而采米
凡詩之鍾類如此也琴五弦或七弦瑟二十五弦
皆絲屬樂之小者也爾雅釋樂曰琴長三尺六寸
瑟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五分後加文武二弦雅
十長九尺廣七尺一尺一寸廣一尺二寸五分其常用者
蓋九尺廣七尺一尺一寸廣一尺二寸五分其常用者
用友者親愛之意也慶源輔氏曰蓋以鐘金屬鼓
革屬樂之大者也樂則和平之極也○此章据公
始得而言彼參差之荇菜既得之則當親愛而娛樂
芼之矣此窈窕之淑女既得之則當親愛而娛樂

芼音帽叶音龍

音洽

音吉

之矣蓋此人此德世不常有幸而得之則有以配
 君子而成內治故其喜樂尊奉之意不能自巳又
 如此云東萊呂氏曰后妃之德坤德也唯天下之
 本諸此未得之也配如天之何其勿憂既得之也
 何其樂與因以愛源輔氏曰此詩皆興而比也
 關雎起興亦以爲此但先儒皆取於荇菜之繁淨
 荇菜起興亦以爲此但先儒皆取於荇菜之繁淨
 所謂不可不求者正以其繁淨與柔順之意者豈非
 關雎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八句朱子曰只取
 名篇後皆做此孔氏曰關雎者詩篇之二字以
 金滕云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鸛鳴然則
 篇名皆作若所自名各篇之例多不過五少
 終取一或偏舉兩字或全取一句亦有捨其
 理以定稱

孔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愚謂此言爲

文多不知意氣况
 我固

此詩者得其性情之正聲氣之和也問關雎樂
 而不傷是詩人性情如抑詩之詞意如此樂止
 於琴瑟鐘鼓是情不淫也若沉湎淫佚則淫矣
 此止於得性情之正不傷也慶源輔氏曰哀樂情之發
 也心不宰焉則流于傷與淫而不自知其矣關雎
 形于詩感于性發於情而宰于和且正焉蓋德如
 睢鳩摯而有別則后妃性情之正固可以見其
 一端矣至於寤寐反側琴瑟鐘鼓極其哀樂而
 皆不過其則焉則詩人性情之正又可以見其
 全體也獨其聲氣之和有不可得而聞者雖若
 可恨然學者如即其詞而玩其理以養心焉則
 亦可以得學詩之本矣慶源輔氏曰樂不淫哀
 不傷論語集註又說作

謂今世所存之詩特其詞與義耳詩之詞未嘗
謂今世所存之詩特其詞與義耳詩之詞未嘗
謂今世所存之詩特其詞與義耳詩之詞未嘗
謂今世所存之詩特其詞與義耳詩之詞未嘗
謂今世所存之詩特其詞與義耳詩之詞未嘗
謂今世所存之詩特其詞與義耳詩之詞未嘗
謂今世所存之詩特其詞與義耳詩之詞未嘗
謂今世所存之詩特其詞與義耳詩之詞未嘗
謂今世所存之詩特其詞與義耳詩之詞未嘗
謂今世所存之詩特其詞與義耳詩之詞未嘗

生民之始也
謂下民是也謂之
生民者謂孟子所謂
天下之生民以其生
不絕也

亡也其聲亡也○
一不淫是也
由音之樂宜其
夫詩之聲宜其
舞聲以養和血
而聲氣所養心
亦尚存樂之養
曰如配匹之際
後有父子也而
遂而天命全孔
民之父母后夫
神靈之統而理
廢未有不由此
前漢外戚傳曰
帝王非獨德茂
亦有古受命興

如所傳之
相傳之

直言 平 此篇每句勤檢

葛覃 葛覃兮施于中谷 維葉萋萋 黃鳥于飛

施以政反

十居奚反

此說亦少 每聲之遠聞差導我以此之學昔日景泰園完六如五手

集于灌木其鳴喈喈

賦也 葛草名 蔓生 可為絺綌者 覃延施移也 中谷

谷中也 孔氏曰 中谷 則言者 古萋萋盛貌 黃鳥 鸛

也 陸氏曰 黃鳥 鸛也 或謂黃鸛 灌木 叢木也 喈

喈 和聲之遠聞也 賦者 敷陳其事而直言之者

也 蓋后妃既成絺綌而賦其事 追叙初夏之時 葛

葉方盛而有黃鳥鳴於其上 也 後凡言賦者 倣此

可也 雖后妃追叙其事 然此時已可見 其動女工之思而有念念不忘之意矣

葛覃 葛覃兮施于中谷 維葉萋萋 黃鳥于飛

谷木反

直言 平

溲為絺為絺服之無斃

音鏡 溲 莫莫 盛密貌 刈 斬 溲 菹也 精曰絺 麤曰絺 斃 賦也 莫莫 盛密貌 刈 斬 溲 菹也 精曰絺 麤曰絺 斃

厭也。○此言盛夏之時葛既成矣於是治以為布而服之無厭蓋親執其勞而知其成之不易所以心誠愛之雖極垢弊而不忍厭棄也。承嘉陳氏曰親執其勞則念農功知誠而愛之不忍棄也。○曰婦人驕奢之情何以有紀極苟萌一厭之心雖勞極靡麗耳目日新猶以爲不足也。○味服之無斃一語可見后妃之德性。○慶源輔氏曰凡人之於物易厭而不甚顧惜者以其得之易而不知其於物易不厭亦可就之難也。唯其身親為之故能愛之而既勤且儉之意。

音鏡

否方九反

毋莫后反

下官 婦衣微

下官 婦衣微

擗 如擗也

擗 如擗也

言告師氏言告歸薄汚我私溲澣我衣

賦也 言辭也 薄言 劉氏曰如言采言念師女師也 毛氏曰古者女師教人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 氏曰昏禮注云婦人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 薄猶少也 汚煩擗聲平 之以去其汚者為婦 猶治亂而曰亂也 已私燕服也 衣禮服也 服有六文王未嘗稱王則太姒亦未必備此六害何也 寧安也 謂問安也 上章既成絺綌之服矣此章遂告其師氏使告于君子以將歸寧之意且曰盍治其私服之汚而澣

詩經

卷之九

詩經

卷之九

敬勤
孝復

卷上

項音傾

行叶尸即反

曰后妃之貴亦必立師傳以訓之
 惟人為務歷世相傳其勤與君則重稼穡之事其室
 農為重織紉之勤與君則重稼穡之事其室
 家則實王業之根也夫治常其難於敬而後亂
 常起於驕肆之為國者每念稼穡之難而後亂
 妃又不忘織紉之為國者每念稼穡之難而後亂
 常存則周矜放恣何事則心之故織紉之難而後亂
 章則知衰之慶源與氏曰勤儉之故織紉之難而後亂
 懿德則尤見不慶源與氏曰勤儉之故織紉之難而後亂
 廷馬則尤見不慶源與氏曰勤儉之故織紉之難而後亂
 成劉氏曰尤見不慶源與氏曰勤儉之故織紉之難而後亂
 長三章首章者三章富貴而勤儉者二章可也
 詩三章首章者三章富貴而勤儉者二章可也
 給時其事能勤即未為絺絺以也○豐城朱氏曰此
 而師氏能勤即未為絺絺以也○豐城朱氏曰此
 告閑氏能勤即未為絺絺以也○豐城朱氏曰此
 孝閑氏能勤即未為絺絺以也○豐城朱氏曰此
 勤閑氏能勤即未為絺絺以也○豐城朱氏曰此
 就其一事言也

其禮服之衣乎何者當幹而何者可以未幹乎我
 將服之以歸寧於父母矣慶源輔氏曰薄汚幹
 害否者又見其不苟之意於其害幹者各隨其
 宜而無雜施之苟則尤見其勤儉之德也○豐城
 朱氏曰師氏導我者則必及每事而詢訪見其不
 敢忘也君子宗我者則必及每事而詢訪見其不
 也

葛覃三章章六句

此詩后妃所自作故無贊美之詞然於此可以
 見其已貴而能勤已富而能儉已長而敬不弛
 於師傅已嫁而孝不衰於父母是皆德之厚而
 人所難也小序以為后妃之本庶幾近之

陽平
託言
卷耳草十五

通非通
只是儀
頃之間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實彼周行

賦也采采非一采也卷耳泉音耳葉如鼠耳叢生
 如盤孔氏曰亦云胡泉或曰苓耳江東呼常泉葉
 月中生子如婦人耳端或謂耳端草○本草卷耳
 即今蒼耳今人頃歌也竹器懷思也人蓋謂文
王也實舍也周行大道也宋子曰詩有三周行
 之道鹿鳴乃○后妃以君子不在而思念之故賦
 道義之道也此詩託言方采卷耳未滿頃筐鄭氏曰器之易盈
 也而心適念其君子故不能復扶文采而真之本
 道之旁也問卷耳藹同是賦體又似畧不同蓋
 託言也采氏曰雖不自經歷而自言我之所懷者
 如此則亦是賦體也○興誠朱氏曰卷耳易采

頃筐易盈也然采之又不盈頃筐何也蓋託
 言其心在乎君子而不在乎物也於是舍之而置
 被大路之旁焉其心之專一而暇乎他可知也
 此詩見后妃之於君子思之切憂之深望之至然
 有懇惻至倒之意而無悲愁悽愴之懷蓋所以憂
 思者情之所由得而不至於傷雖思而不至於悲者
 后妃之情之正也

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

以不永懷

賦也陟升也崔嵬土山之戴石者虺隤馬罷音不
 能升高之病姑且也罍酒斝刻為雲雷之象以黃
 金飾之孔氏曰各罍取於雲雷永長也○此又託

姑采三子有
味善思君子
之情終不可
已也姑飲飲
酒非飲其
釋其憂重

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

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

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

全詩詩云天子以玉飾諸侯大夫皆黃金罍以稱
禮晉夏曰山罍其形似壺空解刻而畫之為雲雷之形

詩經

頃筐

陽平

虞平

言欲登此崔嵬之山以望所懷之人而往從之則馬罷病而不能進於是且酌金罍之酒而欲其不至於長以為念也震源輔氏曰姑且也維以欲其之意

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維兕徐履反觥古橫反叶古黃反

以不求傷賦也山脊曰岡玄黃玄馬而黃病極而變色也兕野牛一角青色重千斤觥爵也以兕角為爵也

陟彼頽矣我馬瘠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痡音敷

矣

香曰不之馬可資人僕則斷不之往矣云何吁矣正是思念如全一兒一例者研氏曰往從之謂不之思念之情也我當何如其憂也正是憂

小雅何人斯云何

其斯

賦也石山戴王曰頽安成劉氏曰爾雅石山戴土謂崔嵬土山戴石謂頽今集傳從毛氏而不從爾雅者豈以其書後出也欤瘠馬病不能進也痡人病不能行也吁憂嘆也爾雅注引此作吁張自遠望也詳見何人斯篇慶源輔氏曰馬病不能進猶可也詳見何人斯篇資於人也僕病不能行則斷不可論往矣此亦甚之辭至於云何吁矣則憂之極惟有意歎而已非酒可待而解也

卷耳四章章四句

此亦后妃所自作可以見其貞靜專一之至矣宣當文王朝會征伐之時美音里拘幽之且而作歟然不可考矣慶源輔氏曰先生又嘗曰此詩後三章只是承首章之意欲登高望遠而往從之則僕馬皆病而不得往

支平

先必稷本有下
之德故有福
履之類
皆下之願
每字作
定意自得
安身之去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

興也南南山也木下曲曰樛藟葛類孔氏曰一名
生○本草注曰蔓延木上葉如葡萄而小五月開
花七月結實青黑微赤即詩云藟也此藟大者盤
薄又名干藟猶繫也只助語辭君子自泉妾而指
歲藟子朱子曰夫人稱小君大夫
后妃猶言小君內子也妻稱內子妾謂嫡曰女君

故欲酌酒以自解其憂傷耳大意典草蟲詩相
似○安成劉氏曰后妃託言方采卷耳而適思
且飲酒則逐不能復采欲望君子而僕馬不前則
之專一而解憂可見其常矣至其自言不慍於情
又合所謂哀而不傷之意乃其性情之正發見
於其情性全體之閑雅首章樂而不淫則又可備
見其情性全體之閑雅首章樂而不淫則又可備
州於此文王因作拘內探信崇侯虎之諧囚文
王於此文王因作拘內探信崇侯虎之諧囚文

稱頌
稱頌
頌其德者

則后妃有君子之德固可以君子目之○問君子
作后妃亦無害否曰以文義推之不得不作后妃
若以平易求之不敢用一毫私意大抵古人道言
語自足履綏安也○后妃能逮下而無嫉妬之
心故衆妾樂其德而稱頌之曰南有樛木則葛藟
累之矣樂只君子則福履綏之矣詩雖是興辭然
亦兼此意與閑雅同故鄭氏以為木枝以下垂之
故葛藟得附而蔓之喻后妃能以惠下逮衆妾故
衆妾得附而事之也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

興也荒奄反也東萊呂氏將猶扶助也

榮馬營反

在右枝

庚平

自午到文人知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成

之

興也繁旋成就也

樛木三章章四句賈源補氏曰曰纒曰紉亦皆曰紉曰紉

纒繫也紉則扶之也或則有終久之意其美夫也無則扶助之也或則有終久之意其美夫也無則扶助之也或則有終久之意其美夫也無則扶助之也

蟋蟀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

比也蟋蟀屬鳥雀問條即是春秋所書之蟋蟀也

真平

說一

宜也

斯為語辭者如鹿斯之奔湛湛露斯之類是也然

角長股能以股相切作殼一生九十九子

斯也振振盛貌也此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后妃不

而子孫衆多比之言其有是德而宜有是福也後

凡言此者放此朱子曰比便是說實事如蟋蟀羽

子孫依舊是就蟋蟀斯以上說更不用說實事此所以

謂之比又曰借蟋蟀斯以比后妃之說實事此所以

振振却自是說蟋蟀斯之意然亦有說破者此子孫

也蓋比詩多不說破這意推亦說破者此子孫

篇賦比興皆有看落乃好

和見

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

比也薨薨群飛聲繩繩不絕貌

螽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執執兮

比也揖揖會聚也螽斯亦多意始化其羽洗然比次而起已化則齊飛薨薨然有聲既飛復歛羽揖揖然而聚歷言衆多之狀其變如此也

螽斯三章章四句

嘉鄭氏曰婦人之德莫大於不妬忌是全歸之可勉而根於情者難自克也○南軒張氏曰繼妃多子孫推本其然則由不妬忌而後取乃合於德如何耳如雌鳩亦取其德之合

桓八年女有承男有室

本少則華盛甘則柔如此取焉之意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也○要城劉氏曰管蔡世家云武王同母兄弟十人長伯邑考次武王發次管叔鮮次周公旦次蔡叔度次曹叔振鐸次成叔武次霍叔處次康叔封次卣季載此其多子之驗誠不妬忌而衆所致也○曹氏曰穆本后妃道始於衆美其子有祝頭之義螽斯后妃然溢上無礙福履之綏子孫之衆自不期然而然者矣

興也桃木名華紅實可食天妃少好之貌灼灼華之盛也灼灼鮮明貌木少則華盛華言指桃木也灼灼以之乎是子也此指嫁者而言也

見之時預

室

桃之夭夫有實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

孔氏曰之子桃夭謂嫁者之子... 仲春令會男女... 有華正婚姻之時也... 居家謂一門之內... 正婚姻以時故詩人因所見以起興而歎其女子之賢知其必有以宜其室家也... 慶源輔氏曰婦人使一家之人相與和順而無一毫乖戾之心始可謂之宜矣

人

桃之夭夫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

興也實實之盛也家室猶室家也... 興也蓁蓁葉之盛也家人一家之人也... 物以發興也既詠其華又詠其實又詠其葉非有他義蓋發覆歌詠之耳

桃之三章章四句

以正之義也如父母國人均人則可見其室家... 非勉強所能也必考不衰於勇姑敬不違於

宜文
可拔

唐虞

詩經大全 國風一卷

夫子慈不遺於卑幼義不拂於夫之兄弟而
后之可以謂之宜也然由后妃教化行而倡於
上之有子則敬而應於下故于歸之際見者知
其必有以宜室宜家焉此亦可以觀感應之
機矣

肅肅兔矰矰之丁丁起起武夫公侯干城

興也肅肅整飾貌矰矰也丁丁矰矰也
謂概也此丁丁連矰之故知矰矰也
矰矰也起起武貌于矰矰也干城皆所以扞外而
衛內者○化行俗美賢才衆多雖矰矰之野人而
其才之可用猶如此故詩人因其所事以起興而
美之而文王德化之盛因可見矣

支

仇

肅肅兔矰矰于中達起起武夫公侯好

甚勇可為干城者也田野之人皆有可用之才
以見賢才衆多矣此詩極其尊雅不過曰公侯而
己亦文王未嘗稱王之詩一驗也凡雅頌稱主者皆
追王後所作爾○問兔矰矰詩作賦看詩否曰亦可
但其辭上下相應恐當為興然亦是興之賦也○可
安城劉氏曰此賦
其事以起興也

興也達九達之道
○安城劉氏曰中達
謂九達之道中也
仇與速同匡衡引關雎亦作
仇字公侯善匹猶曰聖人之耦則非特干城而已
歎美之無已也下章放此

肅爾兔置施于中林趙趙武夫公侯腹

心

興也中林林中腹心同心同德之謂則又非特好

仇而巳也東萊呂氏曰曰干城曰好仇曰腹

兔置三章章四句慶源輔氏曰文王之意也

所不備也且文王於武事尚矣武夫者見其無

夫三分天下有其二雖是德化之後其於武事

歸之然過密侵阮伐崇哉黎之後其於武事

大畧可觀矣○豐城朱氏曰兔置肅言其

敬也趙趙言其勇曰豐城朱氏曰兔置肅言其

言也曰武夫之賤而才可以其德之蘊於外者

聖為好也仇為腹心是人才之盛哉蓋幸而遇

采芣苢薄言采之采芣苢薄言有之

賦也芣苢車前也大葉長穗好生道旁釋文曰韓

車前瞿曰芣苢當道草采始求之也有既得之也○

化行俗美家室和平婦人無事相與采此芣苢而

賦其事以相樂也采之未詳何用或曰其子治產

難子○慶源輔氏曰陸機以為治難產而先生獨

詩經

有叶來也反

有叶來也反

有叶來也反

有叶來也反

有叶來也反

有叶來也反

有叶來也反

有叶來也反

有叶來也反

取之者蓋以今醫治難產者用其子故也毛氏以爲宜懷妊者亦只是陸幾之意非謂其能治人之無子也

采采芣苢薄言擷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

擷都奪反

捋力活反

賦也擷拾也捋取其子也

注音曰結

櫛戶結反

采采芣苢薄言結之采采芣苢薄言櫛之

賦也結以衣貯之而執其衽也櫛以衣貯之而扱

音其衽於帶間也安城劉氏曰衽者衣之襟也帶無多寡之序如此

采芣三章章四句

慶源輔氏曰薄道少畧也雖於結與櫛焉其形於散詠意簡而辭復如此則又可見其和平之意矣曰采而曰采則始求而既得之辭曰擷曰捋曰捋則正而始求之辭曰首章采之擷則既往而擷以歸之辭曰其次之擷之六者本各見其一因相首尾以承耳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

唐叶古曠反

詠計于狂反

吳氏曰掃詩作思

永計又亮反

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唐叶古曠反

詠計于狂反

永計又亮反

方叶甫妄反

興而比也上竦無我曰喬爾雅曰小技上竦為喬

思語辭也孔氏曰游女疑息字作思詩思辭然後始言上

疑休求為韻二字俱作思安城劉氏曰集傳既

載吳氏之說而於此復先釋思字其下方釋漢水

不從經文之意也正篇內同漢水出興元府嶓冢山

至漢陽軍大別山入江漢之俗其女好遊

魏以後猶然如木堤之曲可見也安城劉氏曰李

堤漢水之堤大堤曲宋隋王誕為襄州時作樂府

遺穀都邑三十四曲有大堤曲古詞云朝發襄陽

城暮至大堤宿大堤諸女兒花艷綺即日

山永康軍即今城都東流與漢水合東北入海永

長也東陽許氏曰漢言廣謂橫方梓也釋文曰

並同音木曰薄竹曰篴小文王之化自近而遠

箴曰薄音篴音篴

以性情言

先及於江漢之間而有以變其淫亂之俗時問文王

○新安陳氏曰此行于江漢朱子曰然此方亦有儉

者如南國故其出遊之女人望見之而知其端莊

靜一非復去聲前自之可求矣因以喬木起興江漢

為比而反復入聲詠歎之也慶源輔氏曰女者未嫁

禮也故先生引大堤之曲以見江漢之俗其女亦非

遊甚當詩人必以許女為言者出遊之俗猶如西

况於閭閻之內乎自豐鎬而南即今興元府京西

胡比等路皆江漢之性靜也此章是始見之

時知其容貌之端莊所以情之靜也非復如前日之

可求也孔氏曰木止所以與女有可求之時道今

以潔之故言不可求華谷嚴氏曰喬竦之木不可

禮不可知又言水本有泳方之不可求室無敢以

貞潔之不可求也華谷嚴氏曰喬竦之木不可

見其貞潔之意使人恭慢之意不作朱子曰此

香云以足履行乃黃麻

言興與此者其文意亦皆散此章云
興與體製之殊而不可說其所以不可求而方以比貞女
不復可求之意廣而不說其所以不可求而方以比貞女
四句以喬木不可付度之兩句不可求而方以比貞女
與出他人有心予付度之兩句不可求而方以比貞女
比興說如奕奕寢廟至遇夫獲之上下六句亦只
意只說漢有游女不可求思兩句餘六句是反覆

馬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
○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
興而比也翹翹秀起之貌錯雜也楚木名荆屬之
子指游女也秣飼也○以錯薪起興而欲秣其
思

楊曰安韻
薪者以刈
以上曰馬
信云六天

馬則悅之至以江漢為比而歎其終不可求則敬
乏深蘆陵歐陽氏曰既頤秣其馬此悅慕之辭猶
難可悅而不可求則見文王之化被入深也○慶
源輔氏曰悅之至敬之深則可見其性情之正也
便放佚矣

○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
駒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
思

興而比也萋萋蒿也葉似艾青白色長數寸生水
澤中陸氏曰萋蒿正月根牙生旁莖正駒馬之小

曰駒
丑天以上

詩人集
校用情
於此

○遵彼汝墳，伐其條肄。既見君子，不我遐棄。

寧後如音又訓亂乎

音異

○

賦也。斬而復生曰肄。過遠也。○伐其枚而又伐其肄，則踰年矣。至是乃見其君子之歸而喜其不遠棄我也。

防符方反 類勸貞反

燬音毀下司

○魴魚頰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

○

比也。魴魚名，身廣而薄，少力細鱗。陸氏曰：魴一名鱈，江東呼為鱈。

傍後

音理

行音通情

履考

甚近那非三非天子之旨也但天子之旨也

○

音邊。○山陰陸氏曰：魴青鱗細鱗縮頭闊腹其頰廣方其厚，故曰魴亦曰鱈。魴方也，鱈編也。頰赤也。魚勞則尾赤，魴尾本白而今赤，則勞甚矣。田

呂氏曰：鯉尾赤，魴尾白。今亦赤，則勞甚矣。王室指紂所都也。燬，焚也。父

母指文王也。苑，甚也。邇，近也。○是時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而率商之叛國以事紂，故汝墳之人猶以

文王之命供紂之役。宋子曰：傳云文王率商叛國

州唯青充冀屬紂耳。○南軒張氏曰：玩此詩則民

心雖怨乎紂而尚以周之故未至於泮散也。是文

主以盛德為商之方伯，與商室係民其家人見其

勤苦而勞，如字。下之曰汝之勞既如此，而王室之

政方酷烈而未已，雖其酷烈而未已，然文王之德

如父母然，望之甚近，亦可以忘其勞矣。此序所謂

土寸

國風

十五

婦人能閱其君子猶勉之以正者蓋曰雖其別離
之義思念之深而其所以相告語者猶有尊君親
上之意而無情愛狎昵之私則其德澤之深風化
之美皆可見矣安城劉氏曰婦人之德如輶則
夫之深矣然其久別於夫之役之私今有怨上之意
相見於深思則可見文王德澤之深而其無情
語以相慰則又可見文王之風化之美也說父
母甚近不可以懈於王事而貽其憂亦通列女傳
其懈於王事言國家多難惟勉強之無遺父父母憂
蓋生於亂世迫於暴雷故也○須溪劉氏曰父母
行役者之父母也

汝墳三章章四句

義○止齋陳氏曰汝墳是仁後一章篤於君臣之
江漢是聞文王之化所未被其澤者却有愛

思○慶源輔氏曰未見君子則如燬發乎情也終勉之辭也喜幸之意也難
則如燬發乎情也終勉之辭也喜幸之意也難
此可見其情性之正矣且以紉之命無禮道天也
離心而汝墳之民尚以文王之德而勉之也
則文王之德乎於民之心者可見矣
以尊君親人亦知以於文王之心者可見矣
○禮城朱氏曰漢廣南十王為父而勉其君也
居其一何人也曰漢廣南十王為父而勉其君也
而其被聖人之化則一而巳矣
見其風俗之美盡錄則一而巳矣
故錄其風俗之美盡錄則一而巳矣
忠厚其志之專一也錄其德則一而巳矣
而巳也其志之專一也錄其德則一而巳矣
見化之行於國中者如北而南於漢廣汝墳而
如此詩亦何以南國者又此而南於漢廣汝墳而

振音貝 子叶獎里反 于音吁下同

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

興也麟麕也倫身牛尾馬蹄毛蟲之長陸氏也陸氏色黃圓蹄王出趾足也麟之足不踐生草不履生蟲者至仁乃出趾足也麟之足不踐生草不履生蟲

振振仁厚貌于嗟歎辭○文王后妃德脩于身而子孫宗族皆化於善故詩人以麟之趾與公之子言麟性仁厚故其趾亦仁厚文王后妃仁厚故其子亦仁厚然言不足故又嗟嘆之言是乃麟也何必麕身牛尾而馬蹄然後為王者之瑞哉問傳

興文王后妃以趾與其子然則下文于嗟麟兮為指誰耶宋子曰正指公子而言耳○慶源輔氏曰振振毛傳以為信厚然詩內初無信意故先生以為仁厚麟趾不踐生草不履生蟲有仁厚意也文王身脩家齊后妃又有賢德而子孫宗族皆化而

為善則文王雖不王而不害其為有王者之道也
有王者之道則有王者之瑞故以麟之趾為興也

麟之定振振公姓于嗟麟兮

興也定額也麟之額未聞或曰有額而不以抵也
公姓公孫也姓之為言生也

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興也麟一角角端有肉海終軍傳曰麟角戴肉設
公族公同高祖祖廟未毀有服之親高祖曰祖廟
之廟有總麻之親安城劉氏曰公同高祖為君者
王同高祖也益亞園之玄孫文王之三從兄弟至
武王時然後
亞園服盡也

麟之趾三章章三句

序以為關雎之應得之華谷嚴氏曰應效應也
驕淫輕佻也今乃仁厚豈非關雎風化之效
故詩而周之公古之厚則益極治之日也
上而周之公古之厚則益極治之日也
四靈之應○軍氏曰麟在郊菽禮運之以為
人言治之極必曰唐虞之時麟在郊菽禮運之以為
一箇物事貼一箇物事說如麟之趾下文是
好底人子也○慶源補氏曰好譬如麟也
公姓三章言慶源補氏曰好譬如麟也
其一身之間皆仁也○章曰趾二章曰定三
章曰角自下而至於上抵角不觸猶公子宜
乎云麟之期驕富不期侈也而乃至於仁厚又

周南之國十一篇三十四章百五十九句

曰或云關雎之應雖無麟而若麟之時
時春秋之作雖有麟而非麟之時
按此篇首五詩皆言后妃之德關雎舉其全
體而言也葛覃卷耳言其德行去之在已穆
木蟲斯美其德惠之及入皆指其事而言
也宋子曰關雎如易之乾坤意似恁地無方
也際足德只反覆形容后妃之德而不指說道甚
而諸篇却多就一事說其詞雖主於后妃
然其實則皆所以著明文王身脩家齊之效
也至於桃夭兔置采芣則家齊而國治之效
漢廣汝墳則以南國之詩附焉而見天下已
有可平之漸矣若麟之趾則又王者之瑞有

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故復以是終焉而序者以為關雎之應也夫其所以至此者後妃之德固不為無所助矣然妻道無成則亦豈得而專之哉今言詩者或乃專美后妃而不本於文王其亦誤矣慶源輔氏曰張子謂今之釋未有一篇之意者而先為之訓句非止全得一篇之意者而論則又全得周公集此二篇之旨句有事實則味可玩無一毫穿鑿牽合之私熟讀之自見其所以及大學中庸二解同功是豈拘於序說者所能及哉○安城劉氏曰已上十篇詩原其所以及大學中庸於文王之身蓋以閔至篇斯五篇則刑于寡妻之效也桃夭以下六篇所謂至矣然兄弟御于家邦者也后妃之德固在其中矣然而妻功之陰也陰道無成有終則后妃豈得專成係一人名此所以謂之風也

召南一之二

召地名召公奭之采邑也釋文曰召康公奭周同姓又皇甫謐云文王庶子勝後封於北燕留周佐政食邑於召輔成王康王卒謚曰康長子繼燕支子繼召在傳富辰言文之昭于六國無舊說扶風雍州南有召亭即其地今雍州析為岐山天興二縣未知召亭的在何縣餘已見周南篇岐山縣西南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御

與也鵲皆鳥名鵲善為巢其巢最為完固

春乃成鳩性拙不能為巢或有居鵲之成巢者

御
在四十九卷
鳩性拙互
享或巢此
女子夫互
享盛禮此
男之意

詩經卷之九

禮

或曰西與
盈生子盈

言居巢

維鵲有巢維鳩之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
維鵲有巢維鳩之之之子于歸百兩成

之庸德也后妃惟有德則貞靜之德故既得之也
則琴瑟鐘鼓以樂之夫人唯此詩之意如周南
其來歸也則百兩之車以迎之此詩之意如周南
詩有閔睦者說得最好便見周公當時集此二南
詩意蓋欲人知夫治國平天下之道自脩身齊家

興也盈滿也謂衆媵音姪音秩又娣之多國君曰
人有左右媵兄弟女曰姪音秩娣弟也○公羊傳諸
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諸侯一聘九

國陽氏曰鳩拙鳥也不能作巢多在屋瓦間或於
樹上築巢樹衰初不成巢便以生子往往墜雛鵲
作巢甚堅既生雛飛去之巢
容有鳩來處彼之巢
一車兩輪故謂之兩御迎也諸侯之子嫁於諸侯
送御皆百兩也○南國諸侯被文王之化能正心
修身以齊其家其女子亦被后妃之化而有專靜
純一之德故嫁於諸侯而其家人美之曰維鵲有
巢則鳩來居之是以之子于歸而百兩迎之也此
詩之意猶周南之有蘭也
言后妃也蓋自天子至於諸侯大夫刑於家邦無
二道也○問關雎言窈窕淑女則是何朱子曰鳩之
德鵲巢三章皆不言夫人之德如何朱子曰鳩之
性靜專無比可借以見夫人之德也○南軒張氏
曰惟其能專靜而端然享之是乃夫人之德有所
作為則非婦道矣○慶源輔氏曰專靜純一婦人

紙

請使夫人能
盡誠祭受
度人知其
奮曰受助
祭耗三度

女成成其禮也

鵲巢三章章四句

不憚躬教勞是果何所用蓋丈人有管居之禮

事叶上止反

于以采芣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賦也于於也芣白蒿也本草曰蓬蒿也似青蒿而葉纒上有白毛後初生至

謂皤皤也秋香美似細艾三月林雨所澆池也沚

渚也孔氏曰蒿非水菜謂於沼沚之旁采之○事

祭事也長樂劉氏曰尊祭祀故直謂○南國被文

王之化諸侯夫人能盡誠敬以奉祭祀而其家人

叙其事而美之也問米穎蔡米粟耳○詩人且是

如此或曰芣所以生蠶益古者后夫人有親蠶之

東

于以采芣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

宮

禮此詩亦猶周南之有芣覃也問承繁只作祭祀

賦也山夾水曰澗宮廟也或曰即記所謂公桑蠶

室也禮記祭義曰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築宮

于蠶室桑于公桑被皮寄反童音同

詩經

國風

十一

東

微

○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

歸

賦也。被，首飾也。編，上髮為之。孔氏曰：少牢云：禮所謂次也。次第，髮長短為之。所謂髮髻也。又曰：別刑人賤者，髮以被婦人。之，給音計為飾也。因名，服別刑人為髮。並音披。婦人服首則服次，諸侯夫人於其祿衣為進朝於王之服。祭則服次，諸侯夫人於其國次，曹氏謂此在商時與周禮異。僮，僮，練敬也。樂服次，曹氏謂此在商時與周禮異。僮，僮，練敬也。樂

刷
解骨也

○齊廬之類。祁，舒遲貌。去，事有儀也。祭義曰：及祭之後，陶陶遂遂，如將復入然。鄭氏曰：祭畢，觀親將復入也。陶陶，不欲遽去愛敬之無已也。或

曰公即所謂公桑也。慶源輔氏曰：此章又極言玩之如畫，出箇賢婦人來，其意態精神皆可見。乘繫以當祭時，始而怠終者，常人之情也。事有始終，是正當祭時，始而怠終者，常人之情也。事有始終，是敬無事也。夫謹始而怠終者，常人之情也。事有始終，是所以為賢也。

采芣三章章四句。止齋陳氏曰：采芣其家人之

人無遂事，惟飲食薦尊而已。○廬陵彭氏曰：呂氏

嘒嘒草蟲趨趨，負芣未見君子，憂心忡忡。

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

合三章，三句是感時物之及下，是思念之情。
東

嘒，非已居之時。

言非已居之時

喬曰非諸侯之大
夫是諸侯之文
下詩下之
肩
香云初感
時中感
全初
在二十七下曰

賦也。嗷嗷，穀也。草蟲，蝗屬。音青色。超超，躍貌。阜
蝻，蝻也。羊也。又陸績云：大長短如蝗也。○華
谷嚴氏曰：負蝻也。蝻，蝻也。即蝻斯也。○山陰陸氏曰：蝻
草蟲，鳴草蝻，躍而從之，故負蝻曰蝻。草蝻謂之負
蝻。○仲猶衝衝也。○山陰謝氏曰：止，語辭。觀，遇。臨下
也。○人云：汝下心也。○南國被文王之化，諸侯大
夫行役在外，其妻獨居，感時物之變而思其君子
如此。詩故五章述其妻變思亦如此。亦若周南之
卷耳也。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惓
惓。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

史

賦也。登山蓋託以望君子。蕨，驚也。初生無葉時可
食。釋文曰：周秦曰蕨，齊魯亦感時物之變也。○蕨，
其所以感動其思，時物之變，憂也。○蕨，原
夫之役，未還，憂念之躍，蕨之生，皆時物之變也。
○南國諸侯，夫行役于外，而其妻在家，感時物之
變，如自思念其行役于外，且曰：使我得見君子，則其
心乃自降下矣。此可見其情性之正。是皆文王風
化之所致也。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我心傷
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

賦也。微似蕨而差。汪氏音初大有芒而味苦。山間
人食之謂之迷蕨。慶源輔氏曰：蕨薇皆是山之所

莊子人間世

迷陽

希注陽明也
人之本性本來
光明迷迷冥
之則不至行
於世而有傷

中所言采掇之
胡氏曰疑即莊子所謂迷陽者
事多是託言之間有草叢生修條四時發穎春夏
胡氏曰荆楚之陽疑者大如旦擘刺而食之其
之交花亦繁麗條之疑者大如旦擘刺而食之其
美野人呼為迷陽疑者大如旦擘刺而食之其
行即此蕨也○山陰陸氏曰薇亦曰野豌豆蜀人謂之棠似
小豆蔓生其味亦似小豆今之野豌豆蜀人謂之棠似
祭祀○容齋頂氏曰薇今之野豌豆蜀人謂之棠似
菜○施夷平也

草蟲三章章七句

悲則無穀之哀不止於仲夏曰微則側然而深不
一節則緊一節也哀不止於仲夏曰微則側然而深不
中夷則每有氣節和平此則心稍放矣此則未見之憂
也此詩則每有氣節和平此則心稍放矣此則未見之憂
思則降則耳則夷之思其君也汝墳曰殷其雷又行役
朱氏曰卷耳后妃之思其君也汝墳曰殷其雷又行役
妻之思其君也汝墳曰殷其雷又行役
家之情則思然以行役之久雖有別離之思

而無怨恨之情所以為國風之正也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以采藻于彼行潦

賦也蘋水上浮萍也江東人謂之蘋華谷穀氏曰
三種大者曰蘋葉間闊十許季春始生可蒸為
茹中者曰苽葉小者水上浮萍是也萍為大萍誤
是也茹而萍不可茹豈有不茹之萍而乃用
矣蘋可茹而萍不可茹豈有不茹之萍而乃用
祀乎祭濱厓也藻聚藻也生冰底莖如釵股葉如
蓬蒿陸氏曰藻生水底有二種一葉似蓬蒿莖大
米藻二者皆長四五尺一莖如釵股似蓬蒿莖大
南國彼文王之化大夫妻能奉祭祀而其家人叙
其事以美之也臨川王氏曰承襲必於南澗采藻

類 本九卷
上夏下蒙

萍無根草浮水上

類

詩經

國風

十五

說文藻
又藻行
之上有行

有常處也。○慶源輔氏曰：此詩與萊繁正相類，但米繁是美諸侯夫人，此詩是美大夫妻，以其奠于宗室而知之也。

○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

釜

賦也。方曰：筐，圓曰筥。曹氏曰：湘，烹也。釜，粗熟而淹。

以爲殯也。慶源輔氏曰：知粗熟而淹，以爲殯者，祭錡，釜屬有足曰錡，無足曰釜。釋文曰：錡，此是以

見其循序有常嚴敬整飭之意。臨川王氏曰：所用

劉氏曰：誠敬之至，事上必躬也。○慶源輔氏曰：所

用有常器，每事必躬親，先後有次序，皆嚴敬者之

所爲也。嚴敬則自然整飭如此。○安城劉氏曰：必

采而後盛以筐筥，必盛而後烹以錡釜，則非循序有常者不能也。曰：采曰盛，曰相無一不親，曰筐曰筥曰錡曰釜，無一不具，則非嚴敬整飭者不能也。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

女

賦也。奠，置也。宗室，大宗之廟也。太夫士祭於宗室

子爲大宗，即大夫之始祖也。故祭於其廟。牖下，

室西南隅，所謂奧也。其北曰東戶，西人廟皆南向，室在

南隅，爲與尊者居之。故神主在焉。所謂牖下，室在

深堂，皆南向，而戶皆東向。○廬陵李氏曰：堂屋五

爲堂，以深爲室，與房次大夫之房，東室西相連，爲之室

又戶東而牖西，戶不當中而近東，則西南隅最爲

損
母非友
梅也

深隱故謂之奧而祭祀及尊者常取明也祭主也齊敬季也
 處焉備穿壁為交總以取明也薦豆實以菹醢曰饋禮少宰
 少也祭祀之禮主婦主薦豆實以菹醢曰饋禮少宰
 婦薦匪菹醢奠於筵前葵藿醢醢陪誤于東
 醢安能氏曰菹菜茹醢肉汁周禮有七菹七醢或曰
 曰無骨醬也又少而能敬尤見其質之美而化之所
 從來者遠矣華谷嚴氏曰自后妃及夫人及
 采蘋三章章四句東萊呂氏曰采之盛之相之

非一所以煩而不厭久而不辭循其序而有
 常積其誠而益厚然後祭事成焉季女之少
 若未足以及勝此而實尸此者以共齊敬之
 心也慶源輔氏曰首章言未祭之前采蘋
 藻之事次章言既得蘋藻而治以爲道之事
 三章言祭時獻豆得蘋藻而治以爲道之事
 得好但此詩意尤在齊季女一旬上惟敬
 不無間斷而能敬非質之美而教之豫者
 不能非文王之化所從來者遠而能敬如哉
 采蘋見其始終之敬采蘋見其少而能敬如哉

月代
昌茂

香曰菊以
其修

蔽芾其棠勿剪勿伐召伯所安

傳曰苟有明信潤涖汜之毛蘋蘩蕓藻之
 菜筐筥錡釜之器橫汗行潦之水可薦於鬼
 神可羞於王公風有采蘋采
 穎難有行常可動昭忠信也
 不帶非實反安補局反

賦也蔽芾盛貌甘棠杜梨也白者爲棠赤者爲杜
 美惡白者爲其棠赤者爲其棠山陰陸氏曰其子有赤白
 剪剪其枝葉也伐伐其條幹也伯方伯也盧陵羅
 長也爲諸侯之長也盧陵羅氏曰止於其下以自
 侯之長也盧陵羅氏曰止於其下以自
 ○召伯循行南國以布文王之政或舍其棠之下
 召公不重煩勞百姓止舍其後人思其德故愛其
 召公不重煩勞百姓止舍其後人思其德故愛其

詩經

卷一

廿五

樹而不忍傷也元城劉氏曰觀其物思其人思其至也

○蔽市其棠勿翦勿敗召伯所憩

賦也敗廬陵羅氏曰折憩息也勿敗則非特勿伐而已愛之愈久而愈深也下章倣此始則不忍翦而巳愛之愈久而愈深也下章倣此始則不忍翦而巳愛之愈久而愈深也下章倣此始則不忍翦

○蔽市其棠勿翦勿敗召伯所說

賦也拜屈董氏曰如人之說舍也勿拜則非特勿

敗而已

其棠三章章三句

其事其下人思召公懷棠樹不取伐故詠之北人懷其德因立廟召伯廟在洛州壽安縣西武樂曰五成而分周天子稱伯者亦後人追稱之詞在武王時而此天子伯者亦後人追稱之其美召公素曰周南天子伯者亦後人追稱之伯也召公素曰周南天子伯者亦後人追稱之四多懼近也與四同功而異位之教多得譽遠也異致○慶源也周公近召公而遠有詩在內近於文王雖有德而不見故蘇氏謂周公在內近於遠於文王功德而不可著則詩作於下此理之最明者此其說似可采而詩傳不取者蓋化也皆周公所集其實皆所以明文王之德化也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以禮為主首章是以禮自守而不吝于行上二章以禮自守而不吝于從實則上相承

樂 厚

誣與自訟之詩如者
無用今人見者亦多
誣謂雀有角何以穿屋
又見致我于獄誰謂
不知世猶致我于獄而
求為女子之禮初不
如者室屋而安不向

詩經卷之六

賦也厭浥濕意行道夙早也○南國之人尊召伯
之教服文王之化有以革其前日淫亂之俗故女
子有能以禮自守而不為強暴所汚者自述已志
作此詩以絕其人言道間之露方濕我豈不欲早
夜而行乎畏多露之沾濡而不敢爾蓋以女子早
夜獨行或有強暴侵凌之患故託以行多露而畏
其沾濡也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
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

角才露谷友
乙角又
盛百文
家室曰谷
房水也

因自訴而言
香日暴新
誣謂二字有
者與用誰不知
世無事一誰不知
字字實實
言言之有

牙
牙
牙
牙

興也家謂以媒聘求為室家之禮也速召致也○
貞女之自守如此然猶或見訟而召致於獄因自
訴而言人皆謂雀有角故能穿我屋以興人皆謂
汝於我嘗有求為室家之禮故能致我於獄然不
知汝雖能致我於獄而求為室家之禮初未嘗備
如雀雖能穿屋而實未嘗有角也
實無室家之禮也
味音書
遂誣女以有室家之約而召伯聽其訟此詩述女
子自訴之辭如此蓋雀之穿屋實以味不以角也
男子之速我獄乃是侵陵

○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
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詩經卷之六

舊曰室不足所通
也者不於所以明其
所守石月之意歸氏
以禮者以爲新之禮
不從

序五經反

家各空反

興也。牙，牡齒也。隄山，楊氏曰：鼠無齒而無牙。山墉，墉也。言汝雖能致我於訟，然其求為室家之禮有所不定，則我亦終不汝從矣。朱子曰：使貞女之志也。○言汝雖能致我於訟，然其求為室家之禮有所不定，則我亦終不汝從矣。朱子曰：使貞女之志也。○言汝雖能致我於訟，然其求為室家之禮有所不定，則我亦終不汝從矣。朱子曰：使貞女之志也。

行露三章一章三句三章章六句

從然貞六女南察故化
則曰女陰乃亦若未必
九室自柔乃亦若未必
四家守不之訟不周免
不非永初有則強深
克足所以於六是固暴
訟則以訟而九之○詩
矣初召而四男則訟之
所以六訟而四男則訟
能辨男子以不中應之
然明矣以強暴陵之
者矣曰亦不女
以有召伯

歌

非一丈之謂
上有燕居
過飾下二句
是燕居有裕容

羔羊之皮素絲五紵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賦也。小曰羔，大曰羊。皮，所以為裘。大夫燕居之服。素，白也。紵，未詳。蓋以絲飾裘之名也。錢氏曰：兩皮

為九五之大人也。然以此詩之貞女猶周南漢廣之貞女也。而彼之出遊人自不犯此。近作詩有先而後者，可慮。分優劣也。○被化而遠。伯曰：行露有先而後者，可慮。分優劣也。○被化而遠。或變或南國之人，染商之惡，深被周之男耶。蓋當女數其終不變，固不可求。此化而先變者也。行露文貞女見終不變，固不可求。此化而先變者也。行露獨後陽春，雖無私而共至陰谷，獨遲其勢，則

也。然獨後陽春，雖無私而共至陰谷，獨遲其勢，則

賦也。小曰羔，大曰羊。皮，所以為裘。大夫燕居之服。素，白也。紵，未詳。蓋以絲飾裘之名也。錢氏曰：兩皮

公服有制 燕服世制
故者人者 多侈今
善第五 勿已 是元儉

職

故織白絲為紉施之縫中連屬兩皮因以為飾
音馴曹氏曰裘必合衆皮而成故其縫殺不一
退食退朝而食於家也自公從公門而出也委蛇
自得之貌○南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
故詩人美其衣服有常而從容自得如此也采于
裳有常制進止有常所其節儉正直亦可見矣○
慶源輔氏曰羊裘素飾可見其節儉正直亦可
見其正直○晉山謝氏曰君南大夫有紫白之操
稱潔白之服中心無愧怍故外貌有威儀德行之
法故容止可觀進退可度委蛇委蛇此泰然自得
之貌也使胸中微有愧怍其步趨非蹀躞則急不遲
則速安能委委蛇蛇哉南軒張氏曰重言委蛇
舒泰而有餘裕也獨賦其退食之際蓋於此時而
退然亦且促迫忽遽之不知矣不然有委蛇氣象哉
○羔羊之革素絲五緇委蛇委蛇自公退

東

食

賦也革猶皮也孔氏曰皮去毛曰革緇裘之縫界
也新安王氏曰緇絨總竊意各義微異縫之突
也元謂之純有界限謂之絨合二為一謂之總
○羔羊之絳素絲五總委蛇委蛇退食自

公

賦也縫縫皮合閣之以為裘也總亦未詳
羔羊三章章四句安城劉氏曰此詩之言賢才
作人之效如春風和氣所在生輝故人王之
所成就諸如在朝則委蛇之淺深遠近論者
觀諸在朝則委蛇之淺深遠近論者

詩經

國風

卷

陽

三章思會
行後之
皆思念

及與休

振
用角為
皆信厚

殷其雷在南山之陽何斯遠斯莫敢或違

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興也殷雷聲也
此所也違暇也
婦人以其君子從役在外而思念之故作此詩言
而不敢少暇乎
其早畢事而還歸也
曰此詩明白只涵沫便自見念其勢美其德莫其

職

莫下

下後反

殷其雷在南山之側何斯遠斯莫敢違

息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興也黃氏曰南山之陽之側之下但息止也

處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詩

高曰外安

早畢事以還歸無棘欲無怨辭可謂得其情性之
正矣婦人而能如此文王之化深矣○豐城朱氏
曰何斯遠斯念其歸也莫敢或違問其勞也振七
君子之美其德也歸哉歸哉望夫之至也性役者君子
情二者固並行而不相悖也

興也黃氏曰南山之陽之側之下但息止也

殷其雷在南山之下何斯遠斯莫敢違

興也登山謝氏曰始不敢暇中不敢止終不暇居處一節緊一問此詩比君子於役之類

殷其雷三章章六句宋曰固然大但正變風亦是後人如春分

宋曰固然大但正變風亦是後人如春分
然視汝積獨無念於行役猶乎南之不有彼也
於既見君子未歸之故慰其勞而勉其行也
詩作於君子未歸之時故慰其勞而勉其行也
然而無怨咎之辭則其婦人之念其夫之勞也
亦皆可見矣○豐城朱氏曰二南言振振者
凡三蟲斯之振振以衆盛言也麟趾之振振者
以仁厚言也殷其雷以衆盛言也麟趾之振振者
子孫之衆多而殷其雷以衆盛言也麟趾之振振者
而言故取其信言固各有指也
言故取其信言固各有指也

標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三章一四句
時以形貌每以形貌
不可復

為言梅結期之
下二百
梅為不變地是
梅言以形貌時

賦也標落也梅木名華白實似杏而酢庶衆迨及
也吉吉日也○南國被文王之化女子知以貞信
自守懼其嫁不及時而有強暴之辱也故言梅落
而在樹者少以見時過而太晚矣安城劉氏曰周
女梅落之時則四月求我之衆士其必有及此吉
矣故曰時過而太晚矣
日而來者乎慶源輔氏曰先生之說當矣此乃女
隱志非文王之
化其能臻此哉

○標有梅其實二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賦也梅在樹者三則落者又多矣會今日也蓋不
待言矣高川王氏曰不暇吉日
之擇迨今可不暇昏矣

詩在
國風

三叶疏皆反

巨口夏女欲禮
逐之

標有梅頃筐堅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賦也堅取也頃筐取之則落之盡矣謂之則但相告語而約可定矣... 標有梅三章章四句... 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三五在東是... 嘒彼小星三五在東

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

與也嘒微貌三五言其稀蓋初昏或將旦時也肅齊音容又速貌... 寔與實同命謂天所賦之分也... 妃之化能不妬忌以惠其下故其衆妾羨之如此

詩經

卷

香曰甫... 謹勿不...

蓋衆妾進御於君不敢當... 見星而往見星而還... 所以如此者由其所賦之分不同於貴者是以深...

○嗟彼小星維參與昴肅肅宵征抱衾與

綢寔命不猶

興也參昴西方二宿之名... 直下有三星銳曰參昴...

應猶亦同也... 程子曰賤妾得御於君是其僭恣... 不猶則教化至矣

小星二章章五句

吊氏曰夫人無妬忌之行而賤妾安於其餘... 所謂上好仁而下必好義者也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

興也水決復阜入為汜... 陵藻陽安復之間蓋多有之... 所謂江有汜也

其意有三說... 一說水決復入與...

處

汜陽州並之子媵妾指嫡妻而言也婦人謂嫁曰
歸我媵自我也能左右聲去之曰以謂挾已而借
行也○是時汜水之旁媵有待年於國而嫡不與
之偕行黃羊氏曰古者嫁女娉姪從謂之媵○公
數十承事君子其後嫡被后妃去人之化乃能自
悔而迎之故媵見江水之有汜而因以起興言江
猶有汜而之子之歸乃不我以雖不我以然其後
也亦悔矣

○江有渚之子歸不我過不我與其後也

興也渚小洲也水岐成渚與猶以也處安也得其所安也

沈徒河反

從者母于既迎之時

歌 ○江有沱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

歌者樂于迎得之餘

興也沱江之別者爾雅曰水自河出為淮漢為沱
小水之各禹貢荆揚皆有沱○孔氏曰皆大水別名
從江漢出者皆曰沱沱者故二州皆有也過謂過我
而與俱也嘯聲口出聲以舒憤懣之氣言其悔時
也歌則得其所處而樂也○朱子曰此兼上兩節而
不我以者私欲之害也終而遂能悔者天理之復
也江沱之嬌行而能自悔成矣

汧有汧三章章五句慶源輔未曰不我後也

悔其後也處其肅也歌者理也從欲者躁急而漏狹復禮者安舒而和樂從欲而悔循理而樂得性情之正也

陳氏曰小星之夫人惠及媵妾而媵妾盡其

心江汧之嫡惠不及媵妾而媵妾不怨益父

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各盡其道而已矣廣

此詩為法○陳氏曰一章曰悔二章曰

居上者當如小星之夫人居下者當如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

香高其意死麕尚以白茅包之不以禮是及與有女又死一白茅包之吉士誘

與也麕獐也鹿屬無角不草注曰麕類甚懷春當

春而有懷也華谷嚴氏曰春者天地萬物之感萬物滋

氏以中春會男女故女吉士猶美士也頤溪劉氏

又曰吉士厚也○南國被文王之化女子有貞潔自

守不為強暴所汚者故詩人因所見以興其事而

美之華公嚴氏曰言野有死麕人欲取其肉猶以

稱以誘之乎無禮者豈良何乃如此或曰賦也言

美士以白茅包其死麕而誘懷春之女也朱子曰

備之禮為侵陵之具得之

○林有樛櫟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

上三勅
上三勅
漢

死麕在野物
即故服之以白茅
包之况此物者
以無禮者

鹿俱倫及鹿春叶 包叶補苟反

誘香元礼多未也



香質色之美

玉

興也樸檉小木也鹿獸各有角純束猶包之也

嚴氏曰純聚如王者美其色也上三句興下一句

也或曰賦也言以樸檉藉死鹿束以白茅而誘此

如王之女也在興體中又是一格但言有女如玉

而不言所以求之者蒙上章意也

○舒而脫脫兮無感我悅兮無使尤也

賦也舒遲緩也脫脫舒緩貌感動悅也則歸事勇

辭言姑徐徐而來毋動我之悅毋驚我之尤以甚

悅音亮
危美却
危美却

言其不能相及也其凜然不可犯之意蓋可見矣

新安胡氏曰莫動我之悅拒之使遠其身也莫驚

我之尤又拒之使遠其家也此可見其凜然不可

犯矣○慶源輔氏曰此詩之意却在章不必於

前章死字白字懷春字誘字上巧生意見才如此

便害了此詩本旨

野有死麕三章二章章四句一章三句

詩言惡無禮而拒之其詞初猶緩而後益切

曰吉士誘之其詞猶異也曰有女如玉則正

言其貞潔不可犯也至於其末拒之益切美

廣但潔廣則男女各得其正而男未正耳

見車知末

何彼穠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

興也穠盛也猶曰戎戎也唐棣移音也似白楊草

車知末

一章王姬美如也
穠音濃與
唐棣音棠
車知末

曰揚榘樹大十數圍即唐棣也亦名榘榘團葉弱
帝微風大捷一云與李華或白或赤六月熟大如
可食肅敬雖和也周主之女姬姓故曰王姬○王
姬下嫁於諸侯車服之盛如此而不敢挾貴以驕
其夫家故見其車者知其能敬且和以執婦道於
是作詩以美之曰何彼穠華而敬雖雖而和乎乃王姬之車也
也此何不肅肅而敬雖雖而和乎乃王姬之車也
皆謂周之詞也此乃武王以後之詩不可的知
其何王之世然文王大姬之教久而不衰亦可見
矣慶源補氏曰東萊云不言王姬而曰王姬之車
近之美而此詩乃美王姬下嫁而作故取而附之或
文或遠告所以見

十叶與里反

何彼穠華如桃李王姬之孫齊侯之

子

興也李木名華白實可食舊說平正也武王女文
王孫適齊侯之子孔氏曰文謚之正名也稱者則
稱平王如書稱寧王也○軍南謚曰武王五男二
女以元女妻胡公王姬宜為媵○安城劉氏曰二南乃周
或以尊故命同族為媵○安城劉氏曰二南乃周
公制王為平王猶械權之稱以後之詩國無可疑其
稱文王為江漢之稱為文人初不拘於謚也又
周頌稱湯為武王稱契為文王初不拘於謚也又
為皇王歸奕稱厲王為汾王詩人之詞類如此
或曰平王即平王宜白齊侯即襄公諸兒事見春
秋莊公十有一年冬王姬歸于齊左氏傳曰齊侯
來逆王姬○新安胡氏曰以為東遷之王齊國

二言十夏曰女之

喬曰如子不虎
如桃李是教同者類也

莊元二年 冬十月
陳侯孫子 王使榮以
錫桓公命 王姬歸于齊

上平 經冬 王姬歸于齊
傳冬 齊侯來迎王姬
注曰 齊桓公

真

○其釣維何維絲伊縉齊侯之子平王之

之侯與春甚協然以東周之詩得入召南之風
而黃氏所謂周太師編後經之吾夫子不補若此
其失倫者誠為可疑也○考如集傳漢儒或曰平
簡編之雜耶然則此說○起文下詩乃靈則陳
以俾讀大抵詩之目皆未定也○南王雖為文
靈之後世詩以篇至陳靈凡詩之正乎失婦而厚
而文則後世取而附之靈南之未亦勢之所謂齊
人也○安城劉氏曰集傳疑齊侯為平王孫則齊
侯之子蓋指桓公小莊王也○莊公十一年即莊
四年以某姬妻桓公○齊襄公為平王孫亦知莊
為何王之文又按齊襄公為平王孫亦知莊
春秋於莊公元年是僖公之子詩中所謂齊侯是也
此事則襄公是僖公之子詩中所謂齊侯是也
公未知孰是○疑故兩存之○義○以桃李二物與男
女二人也○鄭氏曰華如桃李俱盛王姬
女二人也○與齊侯之子如桃李俱盛王姬

孫吐須倫反

興也伊亦維也縉綸也絲之合而為綸猶男女之
合而為昏也

何彼穠矣三章章四句

亦隆矣夫陽唱而陰和諸侯車服不繫其夫禮於
王姬之貴當執婦道與公侯大夫而婦從則雖
女何異哉故舜為匹夫妻帝二女而曰人
于震王姬嫁於諸侯而亦成肅之德而曰人
而後列侯之嫁尚公主使男事女以夫自秦
倫恃於上風俗壞於下使男事女以夫自秦
○求嘉陳氏曰吾於其親得君善治也哉
不惟及齊侯之而及於其親得君善治也哉
王之孫美齊侯之而及於其親得君善治也哉
侯之妻美大任之而及於其親得君善治也哉
則曰周公之孫曰公之文王之子蓋曰其子如美
此以

三音上意
上音及物
上音及物
仁國則德修

其父母如此也其孫如此也其祖父如此也
其妻如此也君子之其夫如此也其甥如此也
善善也周矣

彼茁者葭壹發五豝于嗟乎騶虞

賦也。茁，生壯盛之貌。葭，蘆也。亦名葦。
又各華一豝。發，矢也。豝，豕也。騶，室也。虞，尾也。長於軀。○南國
物四名。一發五豝，猶言中必疊雙也。騶虞，獸名。白虎黑
文不食生物者也。陸氏曰：騶虞，尾長於軀。
諸侯承文王之化，修身齊家以治其國，而其仁民
之餘息，又有以及於庶類，故其春由之際，草木之
茂禽獸之彘，至於如此，而詩人述其事以美之，且

歡之曰：此其仁心自然，不由勉強，是即真所謂騶
虞矣。宋子曰：於田獵之際，見動植之蕃，庶因以贊
也。禮曰：無事而不澤，曰所及。而此詩彼強者，為仁
也。仁在壹發之前，壹發五豝，此詩彼強者，為仁
彼茁者葭，記蒐田之肥，蓋曹子桓所謂句芒司節
和風扇物，草茂則獸肥之時也。一發五豝，句芒司節
反三隅而觀之，則天壤之間，和氣充塞，庶類繁多也。
而思足以及禽獸者，皆可見矣。化育之仁，其何以
不勉之仁，殆不足以形騶虞自然
容之也。當生一歲
虞叶五紅反

彼茁者葭壹發五豝于嗟乎騶虞

賦也。逢，草名。一歲曰縱，亦小豕也。豐城朱氏曰：于
于嗟乎麟兮無以異而彼以騶虞也。為賦者于嗟
麟方比無與中之比也。于嗟騶虞此賦中之比也。公
子無以異騶虞所以見王道之成由是而法度彰
仁無以異騶虞所以見王道之成由是而法度彰

禮樂著由是而推頌之
聲作豈徒曰風而已哉

騶虞二章章三句

文王之化始於關雎而至於麟趾則其化之
亦入人者深矣形於鵲巢而及於騶虞則其澤
之及物者廣矣問麟趾騶虞莫是當初有此
是取以為此即此便是麟趾便是騶虞○安
城劉氏曰麟趾言公侯仁厚故知其化之入
人騶虞言庶類繁殖蓋意誠心正之功不息
故知其澤之及物而以則其薰蒸透徹融液周遍自有不能已
者非智力之私所能及也故序以騶虞為鵲
巢之應而見王道之成其必有所傳矣慶源
曰周南見其化之入人者深召南見其澤之
及物者廣則文王意誠心正之功轉移動化

始於家邦終於四海者無以復加矣此義至
厚則在外者無不孚騶虞言國君蒐田以時
則遠者無不化也亦未有不遇之木乎而可以
其本下之也鵲巢之化是亦在國之木也然
亦猶麟趾之已○女城劉氏曰此詩之應鵲巢
而皆以仁趾為終喻皆以于差為詞皆非同一
成章皆詞簡而意深豈其同被文王之化而
吟咏情性亦有同然者歟編詩者皆以三句
者分置二南之末得無意乎

召南之國十四篇四十章百七十七句

愚按鵲巢至於采芣言夫人大夫妻以見當
時國君大夫被文王之化而能脩身以正其
家也其棠以下又見由方伯能布文王之化
而國君能脩之家及其國也其詞雖無及

鵲巢采芣夫人
草蟲采芣之
中棠行露召南
羔羊以下諸篇

孟子卷下篇

碑

周上篇

於文王者然文王明德新民之功至是而其
 所施者溥矣抑所謂其民皞皞而不知為之
 者與南門氏曰王道莫知其所以遠而大也
 皞如唯何彼穠矣之詩為不可曉當闕所疑
 耳豐城朱氏曰南方之諸侯固非一國也而
 繁之敬無不乎朝廷者無不節儉而正處乎
 閨門者無不專靜而純一為嫡妻者有逮下
 之仁庶為微賤者有安分則女子之賢猶以
 處自守無強暴之相陵則王道成矣先儒所
 謂積而至於仁如騶虞則王道成矣先儒所
 謂又舉無一事之固無一人之非仁舉是雖
 行意誠心正之功不可而伯循此為然是雖
 國凡二十五篇先儒以為正風今姑從之

曰周南言文王后妃閨門之化而南言諸侯
 夫人之正風也○文王后妃之化而南言諸
 蓋詩之正風也○文王后妃之化而南言諸
 見周道之盛也○文王后妃之化而南言諸
 南見夫婦之倫焉○文王后妃之化而南言諸
 召見君臣之倫焉○文王后妃之化而南言諸
 至外之與內得之深○文王后妃之化而南言諸
 內外之與內得之深○文王后妃之化而南言諸
 然矣自後南之諸侯○文王后妃之化而南言諸
 諸侯自後南之諸侯○文王后妃之化而南言諸
 其詩也○文王后妃之化而南言諸
 也○文王后妃之化而南言諸
 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曰為猶學也○文王后妃之化而南言諸
 事正牆面而立也○文王后妃之化而南言諸
 所見不齊於家○文王后妃之化而南言諸
 未有不齊於家○文王后妃之化而南言諸
 而後不齊於家○文王后妃之化而南言諸
 為之不從此始則動有隔礙雖尺寸不可推

而行之故曰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慶源
備氏曰二南之事則未嘗及也今乃謂所言之
 矣至於脩身齊家之事何也曰身者家之本也
 皆脩身齊家之本於身者文王之化自內及
 人如化則未有不本於身者文王之化自內
 外孔子告伯魚曰學詩必自周南始○蓋詩
 曰序先王之風而周南召南又為南風之始
 此皆文王之誠意有在於此故其南之國雖
 羅在於閭門之內而其化行於二南之國
 ○儀禮鄉飲酒鄉射燕禮皆合樂周南關雎
 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廬陵李氏曰
 侯之卿大夫三年大比獻賢能於君以禮賓
 之與射飲酒於州序之禮也射禮合樂謂堂上歌瑟與
 民而射於州序之禮也射禮合樂謂堂上歌瑟與
 下鍾磬合奏此詩也燕禮合樂謂堂上歌瑟與
 之鄉飲酒鄉射自歌其樂故言合樂不言鄉歌
 也樂燕禮又有房中之樂鄭氏注曰弦歌周南

召南之詩而不用鍾磬云房中者后夫人之
 所誦誦以事其君子廬陵李氏曰與四○程
 子曰天下之治正家為先天下之家正則天
 下治矣二南正家之道也陳后妃夫人大夫
 妻之德推之士庶人之家一也故使邦國至
 於鄉黨皆用之自朝廷至於委巷莫不誦吟
 諷誦所以風化天下黃氏曰文王后妃之德
 鵲巢之夫人草蟲之大夫妻江南而極于天下
 不其風化大用之則大小用之則如春風和
 朝廷下至問巷皆可得而用之此如春風和
 氣及物則生不問巷皆可得而用之此如春風和
 曰二南皆文王時詩周公取以為萬世法雖后妃
 夫人大夫皆士庶人妻之法為萬世法雖后妃
 於重宗廟重其配必謹所擇是蓋正家之本也

詩經大全一卷終

○慶源輔氏曰正變之風雖經無明文然無
害於義故姑從之孔子之義今得先生說得二篇
二南而不言二南之義今得先生說得二篇
之義明而子白九人覺孔子之言有意味可玩也
子曰孔子曰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陂也
而曰善讀詩故先生嘗訓一果便不面其讀而正
方是善讀詩故先生嘗訓一果便不面其讀而正
南了還甚能事此又讀而詩者之意當知也儀禮
粘濟得甚能事此又讀而詩者之意當知也儀禮
程子之見古人于二南以述之二南之此所當知也儀禮
楊氏曰二南則又為王道之基本
只為正家而天下定故也

葉太史參補古今大方詩經大全卷之二

邶一之三

邶鄘衛三國名在禹貢冀州西限太行北逾
衡漳東南跨河以及兗州桑土之野及商之
季而紂都焉武王克商分自紂城朝歌而北
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以封諸侯邶鄘
不詳其始封衛則武王弟康叔之國也
曰武王作西誥康叔而曰明大命于妹邦
妹邦即紂都則康叔封衛明在武王時矣
康誅之地豈始為武庚三叔之封至成王
衛也衛本都河北朝歌之東淇水之比

十八主惠王所
蓋公七年載
衛自康叔子武公大已

之南其後不知何時并得却鄘之地至懿公
為狄所滅戴公東徙渡河野處漕邑文公又
徙居于楚立朝歌故城在今衛州衛縣西二
十二里所謂殷墟衛故都即今衛縣漕楚立
皆在滑州大抵今懷衛澶州相聲滑濮等州
開封大名府界皆衛境也懷州今懷慶府衛
今彰德府開封府今仍舊並隸河南大名府
濮州今東昌府今開州滑州今滑縣並隸北京
濮州隸山縣但却鄘地既入衛其詩皆為
衛事而猶繫其故國之名則不可曉存其國
號者豈其聲之異歟又曰衛有衛音鄘有鄘
音却其音故詩有鄘音者係初說亦疑其
音聲之異今但以爲不可曉者蓋此等既不

繫下之大義又他無所考不若闕之爲得也
○程子曰一國之詩而三其各得於地者
○爲衛得於地者
○即鄘之名不與衛之爲國也○
○綠衣燕燕等詩莊姜自作其美作而係鄘
○言沐鄉皆正作于衛國而或係鄘或係
○冰載馳竹竿各從外國而一係鄘一係
○所必係意大帥各從外國而一係鄘一係
○之陳如春秋昭公八年楚無乃欲寓興威也
○存却鄘之名置於前亦如魏風先於唐師
○削因其序而不革耳而舊說以此下十三國
○皆爲變風焉○
○也却鄘皆衛風也○
○社居變風之首二南之變也○
○正風以關雎爲首者得夫婦人倫之至正者
○也變風以却鄘爲首者得夫婦人倫之變者
○之變者也○
○看山蘇氏曰春秋所見百七十餘國變風之

作春秋數世矣而載於大師者獨十三國意者列國不皆有詩其首詩者雖檜曹之小抑不能已也

栢

全不得于支也民才怒解女皆依不得于支

看亭

汎彼栢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憂

微我無酒以敖以遊

教在行樂

比也汎流貌栢木名耿耿小明憂之貌也
及心耿耿不寐貌也
其心耿耿然故不能寐也
婦人不得於其失故以栢舟自比
彼興此此詩才說栢舟下而更無貼意見得其義

字以是

是此專屬比矣亦賦有比之意之外繼陳其事如草之類
類者今以集傳賦而此類亦可以反觀之賦也
栢為舟堅緻音牙牢實而不以乘載無所依薄
伯氏曰薄字訓附也
而亦訓但汎然於水中而已
舟在於彼中河也
無酒可以敖遊而解之也列女傳以此為婦人之
詩今考其辭氣卑順柔弱且居變風之首而與下
篇相類豈亦莊姜之詩也歟
此魯詩說也此詩詞氣誠為卑弱而末云不能去
飛可見婦人則無可去之義如栢舟皆首婦人
以下四篇皆婦人作二南與如栢舟皆首婦人

亦是一證。鄭氏曰：莊姜莊公夫人齊女，姓姜氏。

○我心匪鑿，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

據薄言，狂熱逢波之怒。

賦也。鑿，鏡始度。待落反。盧陵羅氏曰：量也。謀也。計度則也。過也。音徒。據，依。憑。告也。言我心既匪鑿，而不能度物，雖有兄弟，而不可依以為重，故往告之，而反遭其怒也。夫外又不得於其兄弟，其情亦甚矣。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

賦也。棣，棣富而閑習之貌。震源輔氏曰：富謂富盛，缺閑習謂從容而不生疎。秉萊選簡擇也。○言石可轉，而我心不可轉。席可卷，而我心不可卷。威儀無一不善，又不可得而簡擇。取舍皆自友，而無闕之意。震源輔氏曰：心之不可轉，不可卷，言其有諸中者，有常而不可移。故形於外者，皆善而不可擇也。

憂心悄悄，愠于群小。覯閔既多，受侮不少。

靜言思之，寤辟有標。

詩正入全 國風 四

二章不待夫怒美

上三句 怨去

下三句 怨去

不可轉 天高曰徒非

倚賴非 求以濟排欲

兄弟為 度其故是

哀痛 切切訴其

陌來 平

不待夫自及元 上四句 必有常 下三句 必有常

義 不待夫自及元

不待夫自及元

不待夫自及元

不待夫自及元

不待夫自及元

不待夫自及元

不待夫自及元

不待夫自及元

不待夫自及元

賦也悄悄憂貌愠怒意群小衆妾也言見怒於衆
妾也觀見悶病也辟拊心也標拊心貌齊氏曰寤
心而手標然○慶源輔氏曰此章又言其所憂之
有標則其憂極矣

○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

○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

○如鳥奮翼而飛去也○言日當常明月則有時而
虧猶正嫡當尊衆妾當卑今衆妾反勝正嫡是日
比也居諸語辭迭更微也○華谷嚴氏曰微謂不
十月之交云彼月匪澣衣謂垢汙不濯之衣奮飛
而微此日而微○言日當常明月則有時而
如鳥奮翼而飛去也○言日當常明月則有時而
虧猶正嫡當尊衆妾當卑今衆妾反勝正嫡是日

微
不得天學致
及公恨
伯舟不得天是辭
賢我感日月
非不美云為恨夫得無可
古之道

月更迭而虧是以憂之至於煩寃憤也
明也如衣不澣之衣恨不能奮起而飛去也

得於其夫宜其怨之深矣而曰甚處如婦人實
獲我則怨而靜言思之不能奮飛其詞氣忠
厚則怨而靜言思之不能奮飛其詞氣忠
喜之後者以此臣之不得於君乎禮而繼而
第之不得於此臣之不得於君乎禮而繼而
法如不得於此臣之不得於君乎禮而繼而
也又失之遠矣九州其憤懷沙赴水皆當以此
以與理會得觀矣讀詩而相其君今此賢者
未有不和乎意曰也問靜言思之不能奮飛
有可怨乎事亦須也只是此說無過當思
成只如平時却與士木相怒底意思終不
于其天更耳亦豈可無聖賢憂危只要不失
過其則耳亦豈可無聖賢憂危只要不失

其正如綠衣言我思古人實獲我心這般意
其却比又分外好○慶源輔氏曰首章以這
為當明而可當尊而早也○所謂詞氣早順
其全篇處夫婦之變正靜自守而無動言
曰莊姜處夫婦之變正靜自守而無動言
其夫母之慈愛猶可○故曰死誓無他感言
母然母之不慈愛猶可○故曰死誓無他感言
之昏惑不可移也○故曰死誓無他感言
志於夫而無怨夫之意○故曰死誓無他感言
絕而弟之情不見於衆妾而無怒弟而無
心儀者無以自反○故曰死誓無他感言
怒我者無以自反○故曰死誓無他感言
以居變夫之道也○故曰死誓無他感言
不得於夫之道也○故曰死誓無他感言
也始而亂事始於閨門而始於夫之憂
乎乃席而禍延於後世則其憂也豈能自
乎愛乃席而禍延於後世則其憂也豈能自

於天下後

頌德

綠兮衣兮綠采黃粟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比也綠蒼勝黃之間色黃中央土之正色○
黃赤白黑五方之正色也綠紅碧紫纁五方之
色也蓋以木之青克土之黃合青黃而成綠為東
方之間色賤而以為衣正色貴而以為裏言皆失
其所也○止也○莊公惑於嬖妾○魯氏曰莊公揚
公于州吁嬖人之子也○有能夫人莊姜賢而失位
此所謂妾或州吁之母也○故曰死誓無他感言
故作此詩言綠采黃粟以比賤妾尊顯而正嫡幽
微○隱曰間色為衣而見正色反為裏而使
之不能自已也○有南鄭張氏曰言嫡妾之亂其
為一身之私哉○○蓋山謝氏曰嫡妾易位尊卑不

蓋以木之青克土之黃
合青黃而成綠東方之間
以金之白合木之黑克火之
之間色以水之黑克火之
合青黃而成綠東方之間
色以土之黃克木之青
中央之間色克木之青
合青黃而成綠東方之間
色以土之黃克木之青

二章婦者易位也
以下二言婦易位
夫善外之而大愈重
之矣

明家不齊則國不治，莊姜之心豈但憂一身哉？為君憂為若之子憂為國家後日憂其憂何時能止也。

○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

六

比也。上曰衣，下曰裳。記曰：衣正色，裳間色。今以綠為衣而黃者，自棄轉而為裳，其失所益甚矣。夫色為衣而在上，正色為裳而處下，猶妾蒙寵而尊，夫人反見疎而卑。前以表裏喻幽顯，此以上下喻尊卑。亡之為言忘也。

○綠兮絲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無訛

獲幸者
艾美好也
少女子好艾

兮

此也。女指其君子而言也。治謂理而織之也。俾使訛過也。言綠方為絲而女又治之，以比妾方少艾而女又嬖之也。然則我將如之何哉？亦思古人有嘗遭此而善處之者，以自勵焉。使不至於有過而已。廣源輔氏曰：彼之所為自違悖而我之所為則欲其無過而已。此其所以為賢也。

○緜兮緜兮，烝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

心

此也。淒風寒也。○締絡而遇寒風，猶已之過時而見棄也。故思古人之善處此者，真能先得我心之所求也。采子曰：古人所為，怡與我合，只此便是。至來只是此道理。孟子所謂若合符節，正謂是爾。○因古人之事而知其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可不謂之賢乎哉。

綠衣四章章四句

莊姜事見春秋傳。此詩無所考。姑從序說下三篇同。左氏傳：隱公三年，初，衛莊姜無子，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曰：『莊姜美而無子，戴嬀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正嬀妾之分，其詞氣溫柔敦厚如此。故曰：詩可以怨。○黃氏曰：觀詩至綠衣，然後知先

楊曰：以于歸為主，以惡不及歸母已不友別。

別之甚，並言惡疾，零泣涕如雨。

厚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

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興也。燕，音也。謂之燕燕者，重言之也。孔氏曰：右漢書：童謠：燕燕，差池不齊之貌。字指戴嬀也。歸，大歸也。曰：大歸者，廢棄來歸也。○莊姜無子，以陳女戴嬀之子完爲己子。莊公卒

詩經卷之六

之風澤深厚，夫以婦人女子而能知如此，氣坦夷，固與氣息第然者不可同年語矣。不得已而後言，仁厚積中而然也。○類怨其身，憂而不傷，怨而不怒。孔子謂詩可以怨也。夫

野，上與反。

頌上下相追隨

完即位嬖人之子州吁弑之故戴嬖大歸于陳而
 莊姜送之作此詩也歸川王氏曰燕方春時以其
 不一下故感以起興○晉山蘇氏曰禮婦人送迎
 不出門遠送于野情者蓋家國之事有不可勝悲者
 晉獨言泣涕之情廢立詔云未亡人之情難別之
 憂感念存沒心焉如割有合於詩人之情歎○垂
 情而子弑國危之戚皆隱然在不言之中耳

○燕燕于飛頌之頌之子于歸遠于將
 之瞻望弗及佇立以泣頌戶結反 頌戶即反 各
 與也飛而上曰頌飛而下曰頌將送也佇立久立
 也

任荷已以恩
而相信

○燕燕于飛上下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
 南瞻望弗及實勞我心上音燕 下音歸 送于南者陳
 興也鳴而上曰上音鳴而下曰下音送于南者陳
 在衛南慶源輔氏曰泣涕如雨初別時也佇立以
 思之不
 忘也

○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慎其
 身先君之思以勗寡人任而合反 只音紙 淵叶一均反 終非徒勉強一時也 勗慎其身 勗曰任塞淵溫皆反慎其身也

賦也仲氏戴嬖字也以恩相信曰任只語辭塞實

詩在六卷

淵深終竟溫和惠順淑善也先君謂莊公也最勉也寡人寡德之人莊姜自稱也言戴媽之賢如此又以先君之思勉我使我常念之而不失其守也孔氏曰言仲氏有德行其心誠實而深遠又終也於將歸之事以禮義也君楊氏曰州吁之暴桓公之故勸勉寡人以禮義也死戴媽之去皆夫人失位不見答於先君所致也慶源輔氏曰以恩愛相信不淺露也二者其本也為至塞實不虛妄也淵深不淺露也性之常也淑又婦人之美德而慎則持身之思勉其夫人真可謂溫且惠矣或謂戴媽不以莊公已死和惠順而能終也亦緣他之心塞實淵深所稟之厚故能如此宋子曰古人文之塞實淵深所稟之厚故能如此

義精密如此秦漢以後無此等語其讀詩於此又曰譬如書工傳神人紀至茲惟艱哉深誦歎之

燕燕四章章六句

四章乃見莊姜於戴媽前三章但見莊姜有塞淵溫惠之德能自淑慎其情愛之私由君之思勉而莊姜以不忘則見戴媽平日於此相勸勉以善者多矣故於其歸而愛之如變猶有如是之婦人也此所謂安胡氏曰國風雖是詩未嘗不歎烈猶在也曹城朱氏曰余讀悟立莊姜以爲之主婢戴媽以爲之助則則國本矣夫子完以爲之則衛非可教則如教之不可武公之衛矣夫如是則衛非可教之衛即康叔謂之狂惑而可乎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

處胡能有定寧不我顧

賦也。日居月諸呼而誣之也。之人指莊公也。逝發語辭古處未詳或云以古道相處也。不古夫婦之道胡寧皆何也。莊姜不見答於莊公故呼日月而誣之言日月之照臨下土久矣今乃有如是人而不以古道相處所謂我思古人則於此歎望公不以古道處已莊姜之處已望人皆有則矣。是其心志回惑亦何能有定哉而何為其獨不哉。

○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

相好胡能有定寧不我報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人之兮德音

無食胡能有定俾也可忘

賦也。日且必出東方月望亦出東方德音美其辭

顧也見棄如此而猶有望之意焉此詩之所以為厚也。安城劉氏曰每章皆早末之句皆有望之之心。

賦也冒覆也報答也。

答否曰我以禮施彼以禮答。

望人不忘己者存之。

無良醜其實也華谷嚴氏曰此德音無良及賦谷
意俾也可忘言何獨使我為可忘者耶

○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

卒胡能有定報我不述

賦也畜養卒終也不得其失而歎父母養我之不

終蓋憂患疾痛之極必呼父母人之至情也安城

循也言不循義理也

日月四章章六句

慶源輔氏曰呼日月而但云

父母養我不得
一說又曰養我平生
先此要之非說
之說又曰養我不得
之說又曰養我不得

不我願言也三章言卒不我報言
不相酬答也三章言卒不我報言
字言何獨使我為不可忘也
切矣我四章言報我為不可忘也
相報我四章言報我為不可忘也
是猶有性之情也此詩當在燕燕之前下
篇放此時胡氏曰此篇分明作於公之
友覆無定之意故不我願不我報也
而當在燕燕之前下此詩當在燕燕之前下
云當在燕燕之前下此詩當在燕燕之前下
月當在燕燕之前下此詩當在燕燕之前下
來之當在燕燕之前下此詩當在燕燕之前下
堪耳或以此燕燕則公已絕不願妾情不
日恐或以此燕燕則公已絕不願妾情不
其何使也曰婦人夫其天也夫則狂惑妾
也其所使也曰婦人夫其天也夫則狂惑妾
遭人以子則變而為不處變者之法亦難矣
賢乎哉是而為不處變者之法亦難矣

三章平有
有茂際
是比狂暴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謔浪笑敖中心是悼

比也終風終日風地暴疾也謔戲言也浪放蕩也
悼傷也。莊公之為久狂蕩暴疾莊姜蓋不忍用
言之故但以終風且暴為比言雖其狂暴如此然
亦有顧我則笑之時但皆出於戲慢之意而無愛
敬之誠則又使我不敢言而心獨傷之耳蓋莊公
暴慢無常而莊姜正靜自守所以作其意而不見
答也

答也

終風且霾惠然肯來莫往莫來悠悠彼我

是比狂暴
佳序

思

比也霾雨去土蒙霧音茂又也。爾雅孫炎曰大風
也惠順也悠悠思之長也。終風且霾以比莊公
之狂惑也。雖云狂惑然亦或惠然而肯來。毛氏曰
心但又有莫往莫來之時則使我悠悠而思之望
其君子之深厚之至也。

終風且曠不日有曠寤言不寐願言則

比也陰而風曰曠有又也。蘇氏曰古不日有曠言

詩經卷之二

狂惑之有
有又蔽

寤言不寐願言則

寤言不寐願言則

狂惑愈深

懷

懷叶胡懷反

既噎矣不旋白而又噎也亦此人之狂惑暫開而復蔽也願思也噎孰鼻窒也噎也人氣感傷閉鬱又為風霧所襲則有是疾也憂而不能寐思之則感傷氣翻而成疾其憂危甚矣

○噎噎其陰虺虺其雷焉享小寐願言則

此也噎噎陰貌虺虺雷將發而未震之聲以此人之狂惑愈深而未已也東萊呂氏曰驟雨迅雷其虺之雷則殊未懷思也

有開霽之期也懷思也

終風四章章四句

鐘之陽同

擊鼓其鏜鏜用兵士國城漕我獨南行

賦也鏜擊鼓聲也鏜鏜半作擊刺之狀也兵謂戈戟之屬士士功也國國中也漕衛邑名華谷嚴氏河在○衛人從軍者自言其所為因言衛國之民或役士功於國或築城於漕而我獨南行有鋒端

說見上言其狂惑暫開而復蔽四章無常任感暫開者也三章則暫開而復蔽四章無常任感暫開已皆是以兩句為比若以此詩繼綠衣之後次日月次燕燕讀之充可備見姜氏初作不為綠衣惟自憂歎而止於和平未嘗指訊而猶不忍斥言及日月終風則言其狂惑蔽錮而猶其詞此豈情之所洋已哉

鏜杜當反

鏜叶補管反

行叶戶即反

也。鎡音滴。矢死亡之憂危苦尤甚也。三山李氏曰：不勞苦而苦處於境內，今我之在外，死亡未可知也。○鄭氏曰：南行從軍南行伐鄭。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

仲救仲反叶軟衆反

仲

賦也。孫氏于仲字時軍帥也。平和也。合二國之好也。○鄭氏曰：謂使告宋曰：君為主敵邑以賦與陳蔡，舊說以此為春秋隱公四年州吁自立之時，宋衛陳蔡伐鄭之事，恐或然也。以猶與也。言不與我而歸也。

○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

下

賦也。爰於也。於是居於是處於是喪其馬而求之於林下見其失伍離次無聞志也。

○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

老

賦也。契闊隔遠之意。成說謂成其約誓之言。○從

楊曰死生自生至死須有相隔遠不相忘意

真骨

○于嗟閼令不我活兮于嗟洵令不我信

役者念其室家因言始為室家之時期以死生契
闊不相忘棄又相與執手而期以借老也
音呼下同一閼叶苦勞反
活叶戶勞反
洵音荀一信叶師人反

賦也于嗟歎辭也閼契闊也活生洵信也信與申
同古釋文曰即言昔者契闊之約如此而今不得
活借老之信如此而今不得伸意必死亡不度得
與其室家遂前約之信也
擊鼓五章章四句
安城劉氏曰按左傳伐鄭圍
久而衛人之然如此身犯大逆眾叛親離莫

侵

某骨
首三句喻母育子
之思者為望母
之奮也子為孝
之起自責之語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

肯為之用爾○豈城朱氏曰役土功為國者
此民也築城於此而先王之於民也南行而平陳
與宋者又此民也先王之於民也南行而平陳
用之則必先其民也先王之於民也南行而平陳
與宋者又此民也先王之於民也南行而平陳
亦罷民之力以其民也先王之於民也南行而平陳
至於敗亡也宜其卒
南叶心尼反
天於驕反
叶音僚
勞叶音久保

比也南風謂之凱風長養萬物者也
故曰凱風觀樂也棘小木叢生多刺難長而心又
其稚弱而未成者也赤色白為白棘實酸為棘
天天少好貌劬勞病苦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
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其子作此詩以觀風

詩經卷之二

此母棘心比子之幼時蓋曰母生眾子幼而育之其劬勞甚矣華谷嚴氏曰棘至夏始生凱風南來則風之為力多矣此母以慈愛之情養我七子之身至於少長則母亦嘗苦矣母之養子於少時最苦力本其始而言以起自責之端也

凱風自南吹彼棘新母氏聖善我無令

興也安城劉氏曰上章言凱風棘心而下句無應故屬興二章相似而不同也聖人令善也○棘可以為薪則成矣然非美才故以興子之壯大而無善也復以聖

善稱其母而自謂無令人其自責也深矣長樂劉言七子之中有一令善之人則母亦不舍之而去也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

苦

此章有幾諫之言母氏指曰微指其母有妾不妄言也

興也浚衛邑○諸子自責言寒泉在浚之下猶能有所滋養血於浚而有子七人反不能事母而使母至於勞苦乎永嘉陳氏曰寒泉在浚邑邑人賴之使母勞苦求嫁也○孔氏曰寒泉有益於浚浚民益於母乃寒泉之不如於是乃若微指其事而痛自刻責以感動其母心也母以淫風流行不能自

以朱注見則各

詩經卷之九

守而諸子自責但以不能事母使母勞苦為詞孔氏曰母欲嫁者本為淫風流行但七子不可斥言故曰母為勞苦而思嫁也上章言母氏劬勞謂長春七子劬勞也此謂母今日婉詞繼諫不顯其親之勞苦思嫁與上不同也

○**睨睨黃鸞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心

興也睨睨清和圓轉之意新安胡氏曰黃鸞其音清和流轉
言黃鸞猶能好其音以悅人而我七子獨不能慰黃鸞其音清和流轉
悅母心哉輔氏曰三章以無情與有情四章以無

知興有知

凱風四章章四句

宜耳寒泉能使有人其鳴於夏則寒泉亦夏時
鳥能使人悅之有子而莫慰母心黃鸞其音清和流轉
氏曰昔者曰罪而舜則負罪聖人豈心黃鸞其音清和流轉
蓋耕曰吾山氣象○無益也抑此詩乃見一曰有子七人
舜耕曰吾山氣象○無益也抑此詩乃見一曰有子七人
巳孝之至也○慶源輔氏曰見不怨母而責
人見之則自令其子觀之則見其善則見其善而
七子見之則自令其子觀之則見其善則見其善而
悟其母之成自善志也其曰然則見其善則見其善而
之詞耳安也但子可以施之於母聖臣而事君如
此則未安也但子可以施之於母聖臣而事君如
心而先聖明雖程子亦以里操云臣而事君如
聖人不能處患難有其樂天知命尊君親上之意
固自不能無豈有紂如是無道而乃強以為
者哉

世移世反

奮曰自詒自予有
見得定君振國臣子
自不故月致阻隔耳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

興也雉野雞雄者有冠長尾身有文采善聞泄泄
飛之緩也懷思詒遺去聲阻隔也○婦人以其君子
從役于外故言雄雉之飛舒緩自得如此而我之
所思者乃從役於外而自遺阻隔也我之懷矣指
其夫也自詒伊
阻不以怨人也

○雄雉于飛下上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

心興也下上其音言其飛鳴自得也展誠也言誠又

喬曰展矣自非是義其天之詞源連下句作句
看誠哉此之謂我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

言實所以甚言此君子之勞我心也震源輔氏曰
無窮也

賦也悠悠思之長也見日月之往來而思其君子
從役之久也程子曰日月相配又旦暮所見動人情
意總包意其間○鄭氏曰視日月之行迭迭來
今君子獨久行役而不
來使我心悠悠然思之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

行下孟反

忮之鼓反

求亦陵之反

臧

子曰不伐 不忘人之有 不取 不耻己之無 子曰用是為

賦也百猶凡也枝害求貪臧善也言凡尔君子

宣不知德行乎震源輔氏曰不知德行之若不能

枝害又不貪求正齋陳氏曰枝心之生於貪則何所

能枝者常生於嫉人求者常至於已則何所

為而不善哉憂其遠行之犯患冀其善處而得全

也策呂氏曰思其君子之切而不知其未得歸也

雄雉四章章四句上蔡謝氏曰君子之於詩非

傳之禮樂雖亡於此性又將以考先王之澤蓋亦

通章以度 知三章皆 刺之 先以禮以 度發其端后

葉帖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

食特可佩以渡水而已然今尚有葉則亦未可用

寒
三十一古礼不可越

礼記卷之九

○雉鳴鴈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泮

賦也雉鳴聲之和也禮氏曰生執之以鴈鳥名似
鴈畏寒秋南春北旭日初出貌大昕之始出謂
昏禮蓋因以名焉曰娶妻之禮以昏為納用鴈
曰六禮唯納用幣餘皆用鴈○鄭氏曰用鴈者取
其順陰陽往來○程子曰取其氣熱即北寒即南
注曰順陰陽往來○程子曰取其氣熱即北寒即南
就曰凡費用生鴈左首以取其信一取其和也○
劉氏曰集傳但言納左首以取其信一取其和也○
期以旦曰鄭氏曰禮曰納左首以取其信一取其和也○

未季非偶不可

○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卬酒我友

氏云取陰陽歸妻以冰泮而納來請期迨冰未泮
往來之義
之時○言古人之於婚姻其求之不苟而節之以
禮如此以深刺去淫亂之人也
何得如此此淫亂也若刺士如欲歸妻而有婚之辭可見
輔氏曰此章言婚姻之常
禮以刺淫亂者之不然也
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卬酒我友
此也招招號召之貌手曰招以口曰召舟子舟
人主濟渡者卬我也○舟人招人以渡人皆從之
而我獨不者待我友之招而後從之也
必待其配耦而相從而刺此人之不然也

寺

首章分上論夫婦之道也常道發見重
天略以顏色之衰故非終之也
之衰故夫之所見樂善作主初
音之善則元可身之罪惡其德
細分三章比論夫婦之道以知德

匏有苦葉四章章四句

匏有苦葉四章章四句
有不敢正言之意一章而幹制與於此詩意雖
二章言苟不能婚相禮四章則言常而逆理
三章則詔之以刺淫亂之常禮四章則言常而逆理
不可也○安成劉氏曰此詩亂常則言常而逆理
居覆諷刺皆以濟涉之章為比豈所無章
以一時所見而取譬與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

采芣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遠及爾同死

比也習習和舒也東風謂之谷風和而谷風至詩
蔓及菁精也菲似當福莖鹿葉厚而長有毛下體

如

根也華谷嚴氏曰江南有菘江北有蔓菁相似而
雅謂苜蓿菜河內謂苜蓿菜三月食莖冬食根菲高類爾
茹滑美可作羹切如持注白可啖對菲根莖皆
可食而其根則有時而美惡德音美譽也○婦人
為夫所棄故作此詩以叙其悲怨之情言陰陽和
而後兩澤降夫婦和而後家道成故為夫婦者當
黽勉以同心薛谷嚴氏曰黽勉猶勉強也力所不
勉而不宜至於有怒又言采芣對菲者不可以其根
之惡而棄其莖之美如為夫婦者不可以其顏色
之衰而棄其德音之善但德音之不遠則可以與
爾同死矣和道責於有終德音美音也當期
好音無遠至於偕老

詩經大雅

叶相正

三章言見棄之苦而
望云之意

支

微遠義
カトノウチテ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爾薄送我

○幾誰謂余苦其甘如飴宴爾新昏如兄如

弟待礼又

賦而此也遲遲舒行貌違相背也幾門內也陳乘曰韓詩云白石為門幾蓋門間也韻會茶苦菜屬也詳見良報齋其菜本草曰齋味其人宴樂也新昏夫所更娶之妻也○言我之被棄行於道路遲遲不進益其足欲前而心有所不忍如相背然而故夫之送我乃不遠而甚速亦至其門內而止

三章言棄苦之使
而因致終初之詞

支

む

耳又言茶雖其苦反其如齋以此已之見棄其苦有甚於茶而其失方且宴樂其新昏如兄如弟而不見恤棄其情甚苦則茶反其於齋婦人見蓋婦人從一而終今雖見棄猶有望夫之情厚之至也賦而此者文意亦放此云

○淫以滑濁是其所宴爾新昏不我屑

○以母逝我梁母發我句我躬不閱遑恤我

後荷古口反 後明口反

詩經大雅 國風 卷一

此章則言吾子已之勤
而致怨之詞

屋

興也方桴舟船也潛行曰泳浮水曰游安城劉氏曰泳與潛同
今俗所謂謂匍匐手足並行急遽之甚也孔氏曰匍匐
未行之狀其盡力也婦人自陳其治家勤勞之事
言我隨事盡其心力而為之深則方舟淺則泳游
不計其有與亡而勉強以求之孔氏曰隨水深淺
難易期於必成不問貧富吾皆勉力於必度猶隨事
又周睦其隣里鄉黨莫不盡其道也履源輔氏曰
恤隣里即首章之所謂德音下章之所謂我德也
頌人無外事以勤家睦隣為德而已此可見其勤
而不怨

○不我能惱反以我為難既阻我德費用

售布救及叶市同反

翰居六反

履源方復反

上四句有可取不身
下四句有可取不身

不售其能功有初無取及爾顛覆既生既育比
予于毒毒是毒藥以及病愈則美之故文人引此為同是毒不

賦也惱養阻却鞠窮也○承上章言我於女家勤
勞如此而女既不我養而反以我為仇讎惟其心
既拒却我之善故雖勤勞如此而不見取如賈之
不見售也程子曰凡人所憎而不知善者由其
出手因念其昔時相與為生惟恐其生理窮盡而
及爾皆至於顛覆今既遂其生矣乃反比我於毒
而棄之乎渠子曰育恐謂生於恐懼之中育鞠謂
生於困窮之際亦通山李氏曰正所謂將恐將

文章則言棄已於安樂
而致勞之意

東支

君其不食
牛身章

棄于是也。慶源輔氏曰：或問昔育恐育鞠張子
之說固善然推之下文及爾顛覆之云意不甚貫
不若前說為長先生曰：此姑存異義耳然舊說亦
不甚明也。

○我有旨蓄亦以禦冬。旨，爾新昏以我御。

○我有旨蓄亦以禦冬。旨，爾新昏以我御。

○我有旨蓄亦以禦冬。旨，爾新昏以我御。

興也。旨，美蓄聚御當也。光武貌，潰，怒色也。氏曰：光
水涌也。其勇如水湧水之潰皆其勢摧暴而四出故怒之盛者為潰。肆，勞堅息也。○
又言我之所以蓄聚美菜者蓋欲以禦冬月之無

之時至於春夏則不食之矣。安成劉氏曰：古人
園地為場以納禾稼至來春又耕治。今君子安於
之以種菜茹故蓄菜也。但使我禦其窮苦之時至於安
新昏而厭棄我是但使我禦其窮苦之時至於安
樂則棄之也。簡豐曰：人之於物得新可以捐
老乃姑以禦窮而。又言於我極其武怒而盡遺我
已其薄惡可知。昔者我之來息時也。追言其
始見君子之時接禮之厚怨之深也。慶源輔氏曰
見其怨而不怒。

谷風六章章八句。采子曰：看詩義理外更好看

此說出來然而序得事曲折先後皆有序如
而今者蓋氣力去後尚做得不好。慶源
輔氏曰：明此一詩比物連類因事與詞條理
秩然有序動而不怨怨而不怒玩而味之可

詩經大全

國風二卷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為乎中路

賦也式發語辭微猶衰也再言之者言衰之甚也
鄭氏曰微乎微者也○華陽范氏曰諸侯失國而
寄於他國之邑微莫甚焉故郭璞注云言至微也
微猶非也○安成劉氏曰此章中露露中也言有露
濡之辱而無所庇覆也○舊說以為黎侯失國而
寓於衛○釋文曰杜預云黎在上黨壺關縣○鄭氏

謂賢婦人矣而見棄於夫者亦獨何哉○禮
治家之動有睦隣之善有安貧之志有周急
之義皆其節之可取也至於見棄則初
無可棄之意猶可諒其言於新昏則此
為潔而棄之罪也徒諒其言之有序而
始庶幾乎夫子所
謂可怨者矣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為乎泥

賦也泥中言有陷溺之難而不見拯救也
式微二章章四句

此無所考姑從序說問式微詩以為勸和戒
看只是隨他當時所作之意如此可見得有
羈柙狼狽之君如此補傳云以詩連帥无救恤之
意○新安胡氏曰補傳云以詩連帥无救恤之
編之衛風

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叔兮伯兮何多
日也

高才居謁反

延走早反

伯叶音逼

興也前高後下曰旄丘誕闊也叔伯衛之諸臣也
叔伯字也
○舊說黎之臣于自言又寓於衛時
物變矣故登旄丘之上見其葛長大而節踈闊因
托以起興曰旄丘之葛何其節之闊也衛之諸臣
何其多日而不見救也爾來呂氏曰葛始生其節
稠而密既長其節闊而踈
黎人見葛之長感時之
久而衛猶未見救耳此詩本責衛君而但斥其
臣可見其優柔而不迫也慶源輔氏曰本責衛君
而其辭益緩宜可見其溫柔寬厚之情也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
也

叶卷反

叶奉里反

賦也處安處也與與國也以他故也○因上章何
多日也而言何其安處而不來意必有與國相俟
而俱來耳又言何其久而不來意其或有他故而
不得來耳詩之曲盡人情如此

○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

同

詩平入三

國風

卷

耳

賦也。瑣細尾末也。流離，漂散也。衷多笑貌。充耳塞

賦也。大夫狐裘裘蒙戎，亂貌。言繫也。○又自言客久而裘弊矣。豈我之車不東告於女乎？但叔兮伯兮不與我同心，雖往告之而不肯來耳。至是始微諷切之，或曰狐裘蒙戎指衛大夫而譏其憤會亂之意，匪車不東言非其車不肯東來救我也。但其人不肯與俱來耳。今按黎國在衛西前說近是。

瑣兮尾兮流離之子叔兮伯兮衷如充

朱位元辨細微不根處夫尾末而不來 厥多笑貌充耳塞

循舉反

叶獎里反

責祈

衷由救反

耳也。耳襲之人恒多笑。○言黎之君臣流離瑣尾若此，其可憐也。而衛之諸臣，衷然如塞耳而無聞何哉？至是然後盡其詞焉。流離，患難之餘，而其言之有序而不迫如此，其人亦可知矣。慶源輔氏曰：風也。自緩而疑，自疑而諷，自諷而責，是皆性情之正也。

旄丘四章章四句

說同上篇。頌溪劉氏曰：一章何多日也，未有以也。四章有怨望之意也。二章必有與也，必有柰何。靡所與同哉。蓋時衛在河地，北黎則衛及矣。相不接，故黎非為患。黎蓋時衛在河地，北黎則衛及矣。齒寒矣，其後衛之德齊為最。深則知黎之怨衛而救之。觀衛之德齊為最。深則知黎之怨衛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

賦也簡簡易不恭之意萬者舞之總名武用干戚
文用羽籥也東萊呂氏曰萬舞二舞之總名千舞
也文舞又謂之羽舞安成劉氏曰干盾也戚斧
也羽籥此詩三章所言者是也皆舞者所執之物
日之方中在前上處言當明顯之處○賢者不得
志而仕於伶官焉故後世纓樂官為伶官而善有輕
世肆志之心焉故其言如此今坦溪劉氏曰簡兮簡
玩物之意味若自譽而實自朝也慶源輔氏曰慢此
方將字可見為頌人只此便可見其為不恭也
易次章又自以為頌人只此便可見其為不恭也
當明顯之處公然為此而不以為辱亦是不恭也

為最切○黃氏曰衛失國而齊故之黎失國
而衛不救此齊之所以不振也
伯而衛之所以不振也

意與次章所謂公庭萬舞同先生謂
其若自譽而實自朝者深得其肯也
吳疑矩反若才非章也碩大之修之修有確律之反

碩人保侯公庭萬舞有力如虎執轡如

組

賦也碩大也保侯大貌轡今之韁也組織絲為之
言其柔也御能使馬則轡柔如組矣○又自譽其
才之無所不備亦上章之意也安成劉氏曰既能
若上章之自譽而實自朝也樂舞又善御馬亦

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赫如渥赭公言錫

籥徐苦反

翟直角反

渥於角反

赭音者叶陟反

詩經

賦也執籥秉翟者文舞也籥如笛而六孔或曰三
孔之釋文曰以竹為籥長三尺執翟雉羽也赫赤貌
渥厚漬也孔氏曰渥者浸潤之名信南山曰既優
喻顏色赭赤色也言其顏色之充盛也公言錫爵
即儀禮燕飲而獻工之禮也工不與主人洗爵獻工
○盧陵李氏曰詩錫以碩人而得此則亦辱矣
○錫謂此獻工之禮也
勞賤者之道乃反以其賤予與之親洽為榮而誇
羨之亦玩世不恭之意也慶源輔氏曰前已言其
玩世不恭之意何也曰意唯輕之肆志之心又言其
肆焉故不恭之意何也曰意唯輕之肆志之心又言其
心肆焉故不恭之意何也曰意唯輕之肆志之心又言其

而反誇之是皆不恭之意也

○山有榛隰有苓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

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興也安成劉氏曰楚詞相夫人歌曰沅有芷兮澧
木芳枝心悅君兮君兮君兮不知秋風起曰蘭有秀兮菊
有芳兮惟此今兮不能忘皆與此章起興之例同故
則知與休矣知此榛似栗而小下濕曰隰苓一名木
苦葉似地黃即今其草也西方美人託言以指西
周之盛王如離騷亦以美人自其君也離騷經曰
遲暮集注云言美好之婦又曰西方之人者歎其
人蓋託辭而寓意於君也

喬曰母蓋仰山屋之有
并產自已之有所與
真

詩經

遠而不得見之辭也。○賢者不得志於衰世之下，國而思盛際之顯王，故其言如此而意遠矣。張氏曰：捧之實其美而山有之，峯之莖其美而所以與之君而美好者，惟西周有之，所以思之者，其人也。思之而不見，故重嘆之而思之深也。此蓋伶官頌人之辭，其詞甚婉而實，諷衛國之責衰世之幽厉，此詩人之忠厚而不

簡今四章三章章四句一章六句

舊三章章六句今改定。○張子曰：為祿仕而抱閔擊析，則猶恭其職也。為伶官則雜於侏儒俳優之間，不恭甚矣。其得謂之賢者，雖其迹如此，而其中固有以過人又能卷而懷之，是亦可以為賢矣。東方朔似之。問如張子之說，是固可以

作雜戲也

為賢然以聖賢出處律之，恐未可以為蓋善。宋子曰：古之伶官亦非甚賤，其所執者猶是者而為此，則自不得志，亦與之交，雖曰朝正與此詩之意，皆相為之。○三山李氏曰：冷官者，賤役耳。今以資人招為祿仕，全身遠害，屈于賤役。君子遭亂相招為祿仕，全身遠害，屈于賤役。

悲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思叶所齊反

變彼諸姬聊與之謀。謀叶謨悲反

興也。悲泉始出之貌，泉水即今衛州共音城之百泉也。淇水出相聲州林慮問縣南彰德府林慮縣。

支

東流泉水自西北而東南來注之

孔氏曰即鄒衛三國境也相連

故即云亦流于淇鄒云送我乎淇之類皆言淇也變好貌諸姬

謂姪娣也○衛女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

得故作此詩言怆然之泉水亦流于淇矣我之有

懷于衛則亦無日而不思矣是以即諸姬而與之

謀為歸衛之計如下兩章之云也慶源輔氏曰讀

見其思歸之心蓋與泉水日流於衛而不息此是

與體中說得極好味比人之情營私皆公

情而無所隱則其或知也衛女思歸博謀於諸

弟待禮反 涕子禮反 錢音錢 祿乃禮反 遠于高反

○出宿于涕飲餞于禰女子有行遠父母

兄弟問我諸姑遂及伯姊

諸姑 年長也 伯姊 年長也

賦也 涕地名 飲餞者古之行者必有祖道之祭祭

畢慶者送之飲於其側而後行也 孔氏曰所以祖

出祖是也又各道曾子問云道而出是也皆先

飲餞為出宿而設 禰亦地名皆自衛來時所經

之處也 諸姑伯姊即所謂諸姬也 安成劉氏曰夫

婦二人為媵而同性二國姓勝之亦有姪娣皆謂

是媵人又謂諸姑伯姊即諸姬然則八人之中亦有

輩行者乎 ○言始嫁來時則固已遠其父母兄

弟矣况今父母既終而復可歸哉是以問於諸姑

伯姊而謀其可否云耳 鄭氏曰國君夫人父母在

弟待禮反 伯姊 年長也 伯姊 年長也

弟待禮反 伯姊 年長也 伯姊 年長也

弟待禮反 伯姊 年長也 伯姊 年長也

弟待禮反 伯姊 年長也 伯姊 年長也

則歸寧沒則使大夫寧於兄弟

○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載脂載牽還車言

○遺遺臻于衛不瑕有害

賦也干言地名適衛所經之地也縣有下山言在
脂以脂膏塗其牽使滑澤也牽車軸也頭金也
之設之而後行也氏曰載脂謂塗車先以脂塗其牽其
用在脂故曰載脂載牽謂塗車先以脂塗其牽其
設牽於牽其用在牽故曰載牽乃還回旋也旋其
嫁來之車也端疾臻至也瑕何古音相近通用
言如是則其至衛疾矣然豈不害於義理乎疑之

而不敢遂之辭也

飲叶它消反

漕叶祖疾反

○我思肥泉茲之末歎思須與漕我心悠

悠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賦也肥泉水名須漕衛邑也悠悠思之長也寫除
也○既不敢歸然其思衛地不能忘也安得出遊
於彼而寫其憂哉鄭氏曰肥泉自衛而來所渡水
所經邑故又思之○問恐此而長嘆須漕自衛而來
欲出遊于國以寫其憂否朱子曰夫因思歸不得故
可輕出只是思遊於彼地且○慶源輔氏曰思歸不
寧者思之正也謀及姪姊謀之正也恐苦義理而
卒於不歸事之正也始終一出于正雖賁士且誰
人之乎

比也北門背陽向陰殷殷憂也寔者貧而無以為
禮也自給然二皆無財可以為禮貧謂無財可以
○三山李氏曰無言○衛之賢者處亂世事暗君
不得其志故因出北門而賦以自比問只作賦
當作賦而此當時必欲出北門而後向陰而行
此意思○北門君而仕也○又嘆其貧寔人莫知
居曰偶出北門因有此言○又嘆其貧寔人莫知
之而歸之於天也○我遭此之如君奈何我詩人
不合則去今無去心忠之至也○慶源補氏曰終
君無二志故自决歸之於天○復有也故嘆之曰
已焉之益自决歸之於天○復有也故嘆之曰
歸之天實為之亦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也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堦我我入自外室

陌錫 高是到 身上之謂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堦我我入自外室

諸

誦子種 稍異 誦小貧難負心 推食食肉為家莊曰

人交徧謫我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賦也王事王命使為之事也適之也政事其國之
政事也一猶皆也埤厚室家謫責也○王事既適
我矣政事又一切以埤益我其勞如此而寔貧又
甚室人至無以自安而交徧謫我則其困於內外
極矣○外氏曰言非直已貧寔君政又皆埤已為
君所困內為婦則室家不知故又自决歸之於天
陽范氏曰閑睢之化行則婦人能閱其君子至於
衰世則室家日見而有不知其心者

○王事敦我政事一埤堦我我入自外室

所

遺唯季反叶夷回反

人交徧摧我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賦也敦猶投擲也道加摧沮也

抑又甚於謫也

北門三章章七句

楊氏曰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衛之忠臣至於窶貧而莫知其艱則無勸士之道矣仕之所以不得志也先王視臣如手足豈有以事投遺之而不知其艱哉然不擇事而安之無懟憾之辭知其無可奈何而歸之於天所以爲忠臣也

高曰雨雷下宮惠是牙相愛之人

莫陽

北風其涼雨雪其雩其雩惠而好我攜手同行

其處其邪既亟且且

不知一毫之事功君无報此先王所以臣至於終窶且貧本蓋在此王所不忍飢寒而交徧適之當此政事之煩使室人不能怨其君下不怨其家窮而呼天亦無一毫之能忠信重祿以勸之命之士有臣如此而輔忠臣曰揚氏之說其變而論君臣之道者可以爲世之法也

和音餘下同

且子餘反下同

攜手相牽手

雨于付反

勞音康反

好呼報反

行叶戶即反

傲

歸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北風其喈雨雪其霏惠而好我攜手同

比也北風寒涼之風也涼寒氣也霏雪盛貌惠愛行去也虛寬貌邪一作徐緩也釋文曰爾亟急也只且語詞○言北風雨雪以此國家危亂將至而氣象愁慘也故欲與其相好之人去而避之且自是尚可以寬徐乎彼其禍亂之迫已甚而去不可不速矣慶源輔氏曰惠而好我攜手同行不忘故舊之仁也其虛其邪既亟只且見幾而作之智也

皆音皆叶居奚反霏芳菲反

比也喈疾聲也霏雨雪分散之狀魯山謝氏曰此止於涼矣雨雪霏霏而密不歸者去而不反之辭也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

車其虐其邪既亟只且

比也狐獸名似天黃赤色烏鷄黑色皆不祥之物人所惡見者也所見無非此物則國將危亂可知問狐與烏不知此何物朱子曰不但指一物而言當國將危亂時凡所見者無非不好底景象也同行同歸猶賤者也同車則貴者亦去矣蓋山謝章曰同行二章曰同歸三章曰同車一節急一節

奮言借狐以言危亂之此語云所見無非此物蓋即物寫之非用其不祥以此所見者

風人之法度也。○虞源輔氏曰：國家將亡，觀其氣象，愁慘如此。風雨雪之寒涼，目所見者，無非赤狐鳥鴉不祥之物，亦非有先見者不能然也。作此詩者，知其賢可知矣。

北風三章章六句。安成曰：此詩中有同車之語，疑此為仕于衛者所作。其虛其和既亟，且三章三言，于衛者所忘，其哉，蓋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若國已危，則無可去之義矣。

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蹰。

靜

賦也。靜者閒雅之意。姝，美色也。城隅，幽僻之處。不見者，期而不至也。踟蹰，猶躑躅，不進貌。行也。此淫

踟蹰直誅

美人淫暮，使我愛之，在曰搔首，有伸。

奔期會之詩也。○問淫奔之人，方相與狎暱，又何暇為可醜，但見其可愛耳。以女而淫，奔之人不知其謂之閒雅，而此曰靜女者，猶所謂德人於城隅安得良，則不足以為德音矣。而曰德音，亦愛之之辭也。○廬陵歐陽氏曰：衛俗淫亂，坐靜難誘之，女且然，則其他可知。

○靜女其姝，貽我彤管。彤管有煒，說擇女

美

賦也。變好貌於是則見之矣。彤管，未詳何物。廬陵氏曰：古者鍼筆皆有管，樂器亦有管，不知此管是何物，但彤是色之美者。鍼與針同，蓋相贈以結殷勤之意耳。煒，赤貌。言既得此物，而又悅擇此女之美也。

詩五

四

○自牧歸美洵美且異匪女之為美美人

之貽

賦也牧外野也歸亦貽也美茅之始生者洵信也女指美而言也○言靜女又贈我以美而其美亦美且異然非此美之為美特以美人之所贈故其物亦美耳東陽詩曰首言城隅末言自牧不特俟於城隅亦且相逐于野矣

靜女三章章四句

新臺有泚河水彌彌燕婉之求蘧蔭不鮮

燕安婉順也蘧蔭不能俯疾之醜者也燕蘧蔭本竹席之名人或編以為困其狀如人之擁腫而不能俯者故又因以名此疾也鮮少也○舊說以為衛軍公為其子伋娶於齊而聞其美欲自取乃作新臺於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此詩以刺之言齊女本求與伋為燕婉之好而反得甚醜惡之人也山謝氏曰蘧蔭乃惡疾宣公非有此疾國人惡其無禮義亂人倫故以惡疾比之既無人道亦非人形也

賦也泚鮮明也新安胡氏曰臺在河上彌彌盛也

燕安婉順也蘧蔭不能俯疾之醜者也燕蘧蔭本竹席之名人或編以為困其狀如人之擁腫而不能俯者故又因以名此疾也鮮少也○舊說以為衛軍公為其子伋娶於齊而聞其美欲自取乃作新臺於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此詩以刺之言齊女本求與伋為燕婉之好而反得甚醜惡之人也山謝氏曰蘧蔭乃惡疾宣公非有此疾國人惡其無禮義亂人倫故以惡疾比之既無人道亦非人形也

○新臺有泚河水浼浼燕婉之求蘧蔭不

○新臺有泚河水浼浼燕婉之求蘧蔭不

○新臺有泚河水浼浼燕婉之求蘧蔭不

○新臺有泚河水浼浼燕婉之求蘧蔭不

卷五

西七罪反

范每罪反

殄

賊也。洒高峻也。說浼平也。殄絕也。言其病不已也。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興也。鴻鴈之大者。離麗也。戚施不能仰亦醜疾也。

東萊呂氏曰。國人惡宣公而以惡疾指之不能俯仰者。蒙除之疾證不能仰者。戚施之疾證非於此取也。

○言設魚網而反得鴻以興求燕婉而反得醜疾之人所得非所求也。

南豐曾氏曰。遠繁戚施皆惡疾之人。非復人理。尚可謂之人。豈燕婉之求而得此匪人深惡之文辭也。

宣公之行非復人理。尚可謂之人。豈燕婉之求而得此匪人深惡之文辭也。

新臺三章章四句

凡宣姜事首尾見春秋傳然於詩則皆未有

考也。諸篇放此戒後世宜懲其報而乃有踵

其惡者。楚平王納太子建妻唐明皇納壽王

妃此三君者其惡一也。其後宣公之子伋壽

皆為所殺。惠公奔齊。子懿為狄所滅。楚平王

有淫亂尸之禍。唐明皇身竄南蜀。機失天下。則

知淫亂之禍其報如此。可不戒哉。宣姜事首尾見左氏傳桓公十六年及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頽言思子中心養養

賦也。二子謂伋壽也。乘舟渡河如齊也。景古影字。

葛洪始加養養猶漾漾憂不知所定之貌。舊說

多為影字。

以為宣公納伋之妻是為宣姜生壽及朔與宣姜翹伋於公公令伋之齊使賊先待於隘而殺之壽知之以告伋伋曰君命也不可以逃壽竊其節而先往賊殺之伋至曰君命殺我壽有何罪賊又殺之國人傷之而作是詩也眉山蘇氏曰國人傷徒見其影故救之不可得是以思養養然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瑕有上害上

賦也逝往也不瑕疑辭義見泉水此則見其不歸而疑之也慶源輔氏曰字義雖與泉水同泉水所謂害者害於義也此所謂害者害其身

太子申九壯
二八年倍四

而巳故先生謂此則見其不歸而疑之之辭蓋不言昭彰君惡詩人之厚也

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

木史公曰余讀世家言至於宣公之子以婦見誅弟壽爭死以相讓此與晉太子申生不何其悲也或父子相殺兄弟相戮亦獨何哉

朱子曰太史公之言有所抑揚謂皆惡傷父志而終於死亡其情則可取雖于理為未當然視夫父子相殺兄弟相戮者則大相遠矣又

乃為得禮如不忍去而死之尚為可也壽無救于而哀之故聖人錄國人之亦何為乎但國人

亦以見二子事親之道有未盡也舜之事瞽

詩經卷終

有之不矣氏故太至子○殺
 甚倫夫因曰取史於取慶之
 於亦父宣宣之公如非欠是詩
 此廢而姜公納便此者氏
 時矣不而子以意酷所曰
 者春父殺子二然以以二
 也秋則二子其為著子舜欲
 其以君子則以所萬宣處之使
 卒來之則父為處有世公此所
 胥三道子妻為抑戒志亦以未
 為網以子之則揚耳行不為嘗
 夷廢之不倫夫也○以先惡為於
 也九法立滅婦○豐感生而天側
 宜法數而矣人豐感生而天側
 哉戮而矣人豐感生而天側
 未君夫倫城發嘗其而夫也
 臣而滅朱人謂禍夫也而

續呼常兮舟夫衣曰即
 定渡敗則則婦則衛十九
 之河政無父之妾三九篇
 方野莫尊子道僭十篇七
 中處甚賢之垂嫡九篇七
 而已於之恩新矣篇十二
 後兆此心絕臺燕而即
 知矣所北旄則燕即風
 也 不 以 門 立 男 則 臣 才 十 六 十 三 句 焉 妥 成

